

六条妃子近出动中郁闷不乐，因女儿斋宫赴伊势之日日渐迫近。加之自源氏夫人葵姬病故后，众皆谣传她将成为源氏续弦，自己及宫邸内人等亦为此高兴了一阵。孰料源氏大将竟连门也不上，继而疏远她了。一时六条妃子不胜失望，心想：“许是为了那生魂事件，他尚在厌恶我吧！左思右想之后，便决定将万缕情丝一刀斩断，准备一心陪女儿下伊势修行。此后，六条妃子便以女儿年幼无知不便独行为由，拒绝来访客人，决心避开这令人伤心的京华重地。源氏大将闻知，心念妃子将离京远去，甚为惋惜。但仅写了几封缠绵徘徊的情书，派人送去，以表达自己相思之意。六条妃子也知此间一去，今后恐难再见。她想：别人既已嫌恶于我，倘再与之纠缠不休，不仅两方痛苦，而且也遭人鄙薄。因此她与公子绝决的心情更是坚定了。

离京之后，六条妃子不时也秘密回至京华私哪小住。但大多行迹隐蔽，只是源氏大将不得而知罢了。况且野宫乃斋戒之地，他不便随意前去访问。虽近在眼前，然而不敢贸然造次。整日只是忧心忡忡，磋跲度日。正值此时，桐壶院病了。虽非重疾，却时时发作，苦不堪言。源氏也为此操心不已，然而更使他揪心的仍是六条妃子：她恨我薄情寡义，实属无奈。然终究对她不住。况且外人闻知，亦会骂我，岂能如此无情不义？于是下定决心，定要前往野宫访晤致歉。

斋宫赴伊势的日子，定于九月初七。行期在即，六条妃子甚是忙乱。源氏大将屡番去信：“但望能小叙片刻。”六条妃子犹豫不决，继而又想：“我过分隐匿，也沉闷得很，不如与他隔帘一见吧。”便悄悄等候他来。

源氏大将到得野宫，只见景致异常萧索。秋花皆已枯萎，蔓草中凄清的虫鸣与远处松涛，合成一曲不可言状的音调。不时飘来的隐约乐音，更觉清艳动人。随身侍从及十几位亲近前驱，服饰均很简单，并不招摇。大将亦作微服打扮，然极讲究，容姿焕发。随大将同行者，皆为风流人物，如今都觉得这身打扮甚是适合时俗，心中感慨。源氏大将自己也想：“往昔竟未前来饱览一番。”遂感辜负良辰美景，有些后悔。

野宫外围着一道柴篱，里面各处建有许多板屋，都很简陋。惟有门前那用原木造的牌坊，形式颇为庄严宏大，令人肃然起敬。那些神官三五成群聚集一处，窃窃私语，不时传来一阵咳嗽声。这光景与外间截然不同。神厨里火光幽微昏暗，隐隐约约，更觉万物凄清惨淡。源氏大将料想世间那些万般柔肠之人，闲居此等荒凉孤寂之地，也真是悲苦凄凉，不由得同情之心更甚。

源氏大将隐匿于毛内北厢房，见此处往来人少，便邀六条妃子来此晤谈。乐音骤停，室内一阵响动之后，便有几个侍女出来迎接，惟不见有六条妃子。源氏大将一时不快，便恳请道：“此次微服来访，实乃不得已而为之，万望妃子体谅下怀，勿拒我于门外。”能求见妃子一面，亲面互诉衷肠，我便称心了。”说罢，略显凄楚之色。侍女们碍于往日情份，恐有失公子体面，便劝请妃子道：“如此待人，倘叫外人看见，定有些不是！教他立于室外，实在有些狼狈，恐对他不住吧！”六条妃子一时没了主意：“啊呀，教我如何是好？此间人目众多，倘让女儿斋宫知道，岂不怨我行为轻率？如今再与他会面，万万使不得吧？”实在做不了决定。想断然拒绝，又没有这般勇气，左思右想，还是决定见面为好。于是膝行而出，行至外间，步态甚为优美。

源氏大将道：“此乃神宫圣地，只于廊下一叙，想必无妨吧？”使跨廊而坐了。适时月光清幽，更显源氏大将丰采非凡。想到与她久不相见，定要将几月来胸中郁积悉数表达，但又觉无从说起。便随手将析得的一枝杨桐塞入帘内，说道：“我心如这杨桐，常青不变。今番不顾禁地，冲撞神垣，只为见你一面，略诉衷肠，不想却遭如此冷遇...”话未完，只听里面六条妃子吟道：

“此地不长无情杉，摘来香木也徒然。”源氏大将答道：“闻得此中聚神女，故持香叶访仙居。”

此时，氛围沉寂严肃，未敢稍有逾越。源氏大将终觉隔帘太不自然，便将上身深入帘内，倚于横木上。忆起从前，六条妃子与己相见，如鱼游水般容易。那时，六条妃子一心眷恋他，自己却总觉她不甚可爱，定有什么接疵，所以只是逢场作戏，应酬而已。加之后来发生了生魂崇人之事，更使源氏感到厌烦，终致这般疏远。但今日久别重逢，回想往日之情，便觉心绪缭乱，悔恨不已。源氏大将前思后想，遂觉命运待他实在刻薄，不禁悲从中来，潸然下泪。六条妃子本不欲泄露真情，竭力隐忍。但一见如此情景，便也勾起往日情思，竟不觉陪他掉下泪来。源氏大将见此情状，更为伤心，便恳求她不必赴伊势。月亮渐渐西沉，天空一片惨淡，源氏大将仰头凝视，只觉苍天悠悠恨事无限。那句句温情之言听来令人回肠荡气，六条妃子年来心中积怨已逐渐冰消瓦解。本已斩断的情丝，殊料今日又相连接，她不免更觉烦恼无限。

庭中景致原本清艳典雅，平日间资公子弟相邀来此观景，留连其间。而如今平添两个痴迷恋人，间有娓娓情话，更是妙不可言。渐次明亮的天色，也似特意前来为此增光添彩。源氏大将不觉意气风发，高声吟道：

“朝别自古催人泪，此时秋尽更添愁。”他紧握六条妃子双手，恋恋不忍离去，那模样甚是多情呢！此时凉风骤起，秋虫鼓噪而鸣，幽绝哀怨，似乎代为惜别。此情此景，即便无忧之人，听得此等悲声也是肝肠寸断，更何况即将惜别的情人呢，岂有心情从容吟赋？六条妃子只是勉强答道：

“秋别也是无限愁，虫声不绝离愁浓。”

源氏大将追忆往昔，后悔之事甚多，但现已无可奈何。天亮时，源氏担心被众人瞧见，便匆匆告辞而去。剩下六条妃子孤独一人，怅然若失，茫然仰视惨淡的天空。而众侍女皆痴迷地想着于月光映照下源氏那丰俏的姿容，闻着犹未消散的衣香，不觉心驰神往，竟忘记了野宫的神圣。大家赞不绝口：“如此俊秀之人，即使是忍受烈焚煎熬之苦，亦难离别啊！”说罢，竟无端为二人伤心落泪。

次日，源氏大将致信慰问六条妃子，比平常更为诚恳周到。六条妃子看了久久京绕于胸，难以忘怀。无奈事已至此，后悔已晚了。而源氏这人，于情爱之事，虽即泛泛之交，亦能博得别人欢心，使之生死而肉骨，更何况自与六条妃子结交，情爱炽热，非同一般。故今当洒泪惜别，不觉悲苦交加，怅们之极，然又有何办法呢？

作别前，六条妃子离途中，一切用度及随从诸人赏赐等，源氏大将早已置备周全，珍奇丰盛不在话下。但六条妃子毫无所动，她认定，既已留恶名于世，不若早些离开为好。启程之日渐近，惟有朝夕愁叹。

年幼无知的斋宫，惟怨行期不定，如今定了行期，自是高兴异常。然而古无前例，没有娘亲伴赴女儿赴神宫修行之事。故朝野上下，对六条妃子陪赴帝宫此举一时哗然。有人讽评，亦有人同情。倘为庶人，于此等事自无人问津，倒还自在；而今身为贵人，一言一行，尽皆惹人注目，多生烦忧，自不待言。

拔樱仪式九月十六日于桂川举行。仪式较往常隆重：随行使者，及参加仪式众公卿，皆为显贵且圣眷深重的朝中重臣。离野宫出发前，源氏大将照例送来借别之信。并另附一信，开头写道：“献予斋宫。褻渎神明，进言惶恐。”此信挂于白布之上，白布系于杨桐枝上。下面写着：“自古即有：‘奔驰天庭之雷神，亦不拆散有情人。’同样：

护国天神若释情，应解情侣难别离。总觉此别难堪之极。”当时虽行色匆匆，忙乱不堪，但六条妃子觉得此信不可不回。斋宫叫侍女长代为答诗：

“若教天神断此事，应先质问薄情人。”

诸事受当，六条妃子便要带斋宫进宫辞行。源氏大将亦想进宫去看望二人。但念及自己与她已清断义绝，再去见面送别，恐怕使人尴尬，便打消了此念头，只是茫茫然沉思冥想。

看罢斋宫所附答诗，似大人口吻，不禁微笑。想道：“她年方十四，于此等年龄，定落得很标致，且一定风流吧。”不免动了心思。源氏此痛性，实在令人难以理喻，愈是不可求之事愈想得到。斋宫年幼之时，源氏本可以随时见到，然而直到今天亦未曾见过，不知她长得怎样。他想：“说不定将来有机会相见吧！”

斋宫与六条妃子入宫这天，引来众多人夹道观瞻。且二人本仪容绝世，色艺双绝，更惹得众人围观。两人于申时才入得宫中。六条妃子乘于轿中，一路回想已故父大臣，当年悉心教养，仅指望她入宫，日后能身居皇后高位。但后来屡遭不幸，事与愿违。今日再度入宫，不禁感慨万分。想当年十六岁入宫，册封为已故是太子之妃，二十岁与皇太子死别，离宫十年，已人老珠黄。如今重见九重宫闭，往事历历于心，感慨不已。便赋诗道：“未及忆起当年事，悲哀已自上心头。”

斋宫大生丽质，妩媚袅娜。于盛妆点缀映衬下，更显娇怜可爱，楚楚动人。孰知她仅年方十四呢？朱雀帝见之，不觉怦然心动，临别加林时，惟觉怅然怜惜，木禁掉下泪来。斋宫退出时，八省院前有众多车子等候于此，皆为侍女所乘，甚显华丽。殿上与侍女相好之人，正匆匆惜别。夜幕下垂时，车列从它中出发，前往伊势。由二条大街转入洞院路时，正好从二条院门前经过。源氏大将正愁闷无绪，便写了封信，附于一枝杨桐上，送给六条妃子。信中诗道：

“今朝翩然离我去，泪珠犹如铃鹿波。”

其时天已近黑，加之路途忙乱劳顿，六条妃子当日未复信。次日车行逢报关口后，六条妃子才回信作答：

“铃鹿泪波碎无语，谁怜伊势寂寞人？”此信寥寥数字，字迹却优美端庄。源氏大将看后，甚觉悲哀，想道：“若能稍加些哀愁之意便好了。”此时朝雾弥漫笼罩，晨景美妙动人。对此美景，凝望雾天，源氏大将独自吟道：

“欲望佳人归去处，逢板已被秋雾迷！”吟罢，便闭门独坐，连西殿也不去了。只觉悲哀：“六条妃子此去旅途漫漫，前方路遥，不知定是何等伤心落魄啊！”

十月，桐壶帝病情沉重，朝廷上下首忧心牵挂。朱雀帝亦是茶饭不思，不时前去探问。铜壶帝御体虽更显衰微，但仍屡屡叮嘱他定要好好照顾皇太子。同时提及源氏大将，说道：“我死之后，事无巨细，定与其商议，与我在世时一般。此子年纪虽轻，但老成持重，能胜任政治之事。视其相貌，确为治国安邦之才。故此，我为避众亲王嫌忌，本册封为亲王，而将其降为臣下，视其为朝廷后援人。你要明白我一片苦心啊！”

听罢父皇遗言，朱雀帝不胜悲痛，声言决不违背父皇嘱托。桐壶院见朱雀帝仪态大方，威严清爽，心里稍感宽慰。朱雀帝想到君臣有别，不得不洒泪离去，匆匆赶回宫中。皇太子年纪虽小，却很有成人模样，容姿亦甚优美。本想随同前来，但恐人多嘈杂，惊扰御体，故改日再去。铜壶帝见太子出落得如此秀美，不禁龙心大悦，对他亲切有加。而太子许久不见皇上，常怀念于心。今日得见，满面乖觉可爱，仰望桐壶帝慈颜。闲谈甚久，嘱咐了太子许多事情，深恐其年幼无知，关心厚爱之情溢于言表。桐壶帝曾数次托付源氏大将，要他勤理朝政，并善待太子。夜深之时，太子方才告辞出它。临别时，殿上随从人等成来相送。上是本欲留他在身边，但时间已晚，只得让他回去，心中不胜惆怅。

弘徽殿太后亦欲前来探视，只因藤壶皇后常传在侧，而心有嫌忌，一时踌躇未定。恰逢此时，桐壶院驾崩。噩耗传出，朝野震惊。请王侯公卿暗自思忖：“桐壶院虽说已让位退居，实际上仍然摄政。今一旦驾崩，朱雀帝年事尚幼，其外祖父右大臣性情急躁，刚愎自用。今后任其所为，形势将不堪设想。”因此众人心中更为忐忑不安，不知所措。藤壶皇后及源氏大将，更是悲拗欲绝，几乎不省人事。到七七四十九日佛事供养之时，源氏大将身着葛布丧服，形容憔悴，态度虔诚郑重，甚于诸皇子。众人无不赞其忠义。源氏大将去岁悼亡，今道丧父，连遇不幸，顿感人世可厌，命运不公，颇想乘此机会，抛舍红尘，遁入空门。然而父皇临终有瞩，可虑之事尚多，安能撒手不管呢？

众妃嫔四十九日内均于桐壶院举哀，之后各自散归。十二月二十是断七日。其时岁暮天寒，愁云惨淡，藤壶皇后心绪悲愁烦乱，思虑颇多。她熟知弘徽殿太后性行，桐壶帝在时尚且任情弄权，如今她更为随意肆虐，恐怕痛苦之人就更多了。这倒还其次，如今相恋之人桐壶帝已舍她而去，往日众亲近侍从人等，皆要离散。想到今后的孤寂清苦，不觉泪流涟涟。

想到这些，藤壶皇后决定迁居三条私评，其兄兵部卿亲王前来迎接。此时正值寒风凛冽，大雪纷飞，人迹罕至，景象衰败异常。源氏大将上门造访，谈起桐壶院在世时情状。兵部卿亲王望见庭里雪中凋零的五叶松，便吟道：

“陕蒙嘉荫松已搞，枝头叶散光华终。”此诗即景抒情，催人哀思，虽并无特别之处，然而源氏大将不禁泪满盈眶。见地面全部封冻，随即吟道：

“池面冰封如平镜，慈容难见吾心悲。”此诗略显稚气。藤壶皇后遗侍女王命妇赋道：

“岁末天冻岩井封，斯人面影不再浪。”其它许多应景诗篇，不再一一赘述。藤壶皇后迁居三条，仪式与往常无异。可总觉平淡凄凉，恐为睹物思人，心绪不佳所致。虽已回至故居，然颇觉陌生，无异于他乡泊居，只管沉浸于往日回忆里。

年光如流，又值新年。谅阁之时，世间免去了往夕欢庆之举，悄悄度过了新年。源氏公子近来沉迷于旧事，早有些厌恶尘世，故一直闲闭家中。往年此时任免地方官时，早已宾客盈门。桐壶院在位退位时皆是如此，而今年门庭冷落。值夜守更之人，已无踪影，惟有几个老仆无聊闲坐。源氏大将看到如此光景，只道今后气数已尽，心中不胜凄凉。

且说俄月夜本为弘徽殿太后六妹，又名林荷姬，已入选朱雀帝后宫，二月里又升任尚待。原尚待遭桐壶院丧后，为追慕！日清，出家做了尼姑，此位便由林简姬代替。柿荷姬姿容秀美，艳若桃李，身材玲呢苗条。且很会卖弄风情，讨人欢心，故尤受朱雀帝宠爱。弘徽殿太后常居私邪，入宫后往人梅壶院，便将旧居弘徽殿让与尚待。林简姬旧居为登花殿，那里偏僻简陋。如今迁至富丽华贵的弘徽殿，顿觉气象非凡很多。但见侍女如云，锦绣无比。从此，生活豪华富丽起来。然而她始终不能忘记，当年与源氏公子于源俄月色之下的缠绵，不时心中暗自悲叹，私下照旧与源氏通信交往。源氏也有顾虑：“倘走漏消息，为右大臣得知，不知如何是好？”然于他愈是难得愈是渴慕。柿简姬入主禁宫后，对其恋慕越发强烈。然弘徽殿太后生性刚愎，心胸狭隘。桐壶院在世之时，尚有所顾忌，隐忍不发。而今时事易变，她要对多年来心中所积仇恨设法报复。近来源氏屡遭失意，便也知道是太后从中作梗。可源氏不善世故人情，只得任其而为了。

近来左大臣亦是意气消沉，难得入宫一回。朱雀帝作太子时，曾欲娶葵姬，左大臣拒绝了他，而将葵姬嫁与了源氏。弘徽殿太后至今耿耿于怀，怀恨于心。加之他与右大臣一向不睦，桐壶院在位时，他一揽朝纲，独善其事。如今失势，右大臣成了皇上的外祖父，例占尽优越。左大臣一瓶不振，心灰意冷自在情理之中。

倒是源氏大将仍念旧谊，常前往左家宅邪问候。对旧时众侍女，仍细致体贴；对小公子夕雾，自是关怀备至。左大臣见其如此善良醇厚，不忘旧情，招呼应酬亦殷切诚挚，与往常无异。

当年源氏自得桐壶院宠爱，故有恃无恐。而今沧桑渐变，行为已有所收敛。不敢再如以前那般放肆，与以往厮混的女子渐渐断绝了往来。偷香传玉等轻薄行径亦为少了，变得沉默稳重，彬彬有礼。众人皆称道西殿那少夫人好有福气。紫姬的乳母少纳言看到这模样，暗自思忖：此乃已故师姑老太太勤修佛法的善报吧！紫姬的父亲兵部卿亲王，现亦能与女儿自由通信来往，兵部卿亲王正妻所生的几个女儿，虽甚珍爱，然于诸方面并不如意。故众人妒羨紫姬，这反惹得亲王正夫人不快。

却说贺茂斋院因父新丧，不得不回宫守孝。斋院之职暂由模姬代任。而从来贺茂斋院按旧例必由公主担当，似模姬这样的亲王公主当斋院，鲜有所闻，只是迫于此次无适当人选可派。源氏爱慕模姬，虽然多年失望，但不能相忘。现在闻知她当了斋院，深觉从此更难见

面，不免惋惜不已。然而源氏毕竟本性难改，虽然一时收敛，却不能持久。因此，仍托模姬的侍女代为传言，绵绵情话从此不绝。而对于今日失势，却毫不在意，只管一心寻觅偷欢，以消解愁闷。

上皇去后，朱雀帝谨守遗言，多方庇护源氏。然而他年纪尚轻，性情柔顺，缺少刚强独断之气，万事皆由母后与外祖父右大臣作主。因此源氏处身行事，每多失意。但那位尚侍俄月夜偷偷恋慕源氏，两人相晤虽非容易，但也不时暗中幽会。一次，五坛例行法会。朱雀帝洁身斋戒时，二人在侍女中纳言巧妙安排下，将源氏带到一靠近廊下的房里，重温当年鱼水之欢。虽人多耳杂，提心吊胆，但见俄月夜正值青春年华，轻狂中自有温柔优雅、天真灿烂的乐趣。源氏欣喜不已。

无奈良宵苦短。天近黎明时，闻值夜近卫武官在近旁高声喝道：“奉旨巡夜！”源氏大将想：“说不定另有一近卫武官，亦躲于此处幽会，而遭同辈护恨，告知了这值夜武官，教他来恐吓吧。”随即想到自身亦为近卫大将，不觉好笑。值夜武官走来走去巡视，一会后，又高声报道：“寅时一刻！”而俄月夜听此一报，随即吟道：

“夜尽先听报晓声，疑是情绝悲泪起。”一副恋恋难舍的模样，令人怜爱不已。源氏答诗：

“夜色虽尽情未尽，空自愁叹度今生！”当下心情不安，便匆忙溜出了房间。

此时夜色残存，天光未明，月影清幽迷蒙，夜雾渐渐升起，远山近水笼罩其间，更觉孤寂清凉。源氏大将身着便服，畏缩着匆匆前行。可巧承香殿女御之兄头中将正从藤壶院出来，隐约见是源氏大将，心中纳闷，便急忙藏匿于暗处，欲瞧个仔细。见其行色举止匆匆，知他定是幽会回返，不免冷笑不已。真是心惊偏遇鬼敲门，看来源氏公子又会出名了！

这尚待如此容易接近，源氏反而怀念起与之相反的藤壶皇后来。此人刚直守贞，常拒人于外，倒令人敬畏。但自己终觉得此人冷酷之至，实在可恼。

朱雀帝继位之后，藤壶皇后渐觉进宫乏味，且无面子，便不常去了。然而心中又常常挂念皇太子。他年幼无知，万事全靠源氏着顾。可源氏那种不良居心尚未消除，不时使她难堪心痛。她想：“所幸铜壶院直至驾崩都不知我二人曾关系暧昧。如今想来，还觉羞恨惶恐。一旦泄露出去，对皇儿前途一定不利啊！”她越想越怕，只得潜心修佛，妄图仰仗佛力保佑此事机密，割断情丝。孰知一天，源氏大将居然暗地混进藤壶皇后的内室里。

源氏大将小心翼翼，外人断未察觉。藤壶皇后在房中看见他，还以为是在做梦呢。源氏站在屏外，又重施手段，花言巧语、山盟海誓说得甚多。然而皇后心如磐石，不为所动。但心中哀痛不已，党致晕去。侍女王命好与异君等人甚为惊慌，忙来扶持。如此一来，源氏懊恼万分。一时脑中恍惚，呆若木鸡，直到天明，他仍不想回去。众侍女闻知皇后患病，纷纷前来探望。源氏一时吓得失去知觉，被王命妇一把推进壁橱暂且躲避。

藤壶皇后深受刺激，气火上浮，头脑充血，愈发痛苦了。其兄兵部卿亲王及官中大夫等前来探询，吩咐召请僧众举行法事，一时纷忙不堪。源氏大将躲在壁橱里静听外间情状，苦不堪言。日暮时分，藤壶皇后渐渐苏醒过来，尚不知源氏大将躲在壁橱内。侍女们怕她懊恼，也未将此事告知于她。觉得身体稍好些，她便膝行至日间的御座上休息。兵部卿亲王等见她已康复，便各自归去。平日皇后近身侍女不多，别的侍女也都退避了，室中人很少。于是王命妇便与共君悄悄地商量，怎样打发公子出去：“若留他在此，今夜再惹娘娘生气，可不得了！”

源氏躲在壁橱内，见那扇门关实，尚留一丝细缝。便将门推开，悄悄钻了出来，沿着屏风背后，行至藤壶皇后居室。他久已不曾见得皇后姿容，如今窥见，悲喜交加，竟流下泪来。皇后侧身而坐，脸向着外面娇弱无力地说道：“我心中难受得很，怕要过离人世了！”侍女送上精美水果，她却看也不看，只叹尘世艰辛飘零。渐入沉思，倒显得更加可爱。源氏大将想：“她那飘逸光亮的长发，秀美艳丽，被散下来，竟与西殿那人相同呢！

多年来自从与那人相恋，对她印象倒淡薄了。如今再一见到，二人果然削 O 之极。”他以为紫姬稍可安慰他对藤壶的思恋。心想两人气度与神情相似。但或心情所遣吧，倒觉得先前这思恋之人，更富娇艳之相。一想到此，不能抑制，悄悄钻进帐中，拉住了藤壶里后衣裾。

藤壶皇后突闻得源氏身上那特有香气，吃了一惊，身子顿时俯卧于床。源氏大将只恨她不肯转过脸来，便一直拉她的衣服。藤壶皇后只得卸去外衣，欲脱身逃走。但源氏大将无意中同时拉着了头发，皇后无可奈何。她慢慢不已，惟有哀叹前世作孽。源氏早已按捺不住心中相思，神志恍惚痴迷，哭着诉说万千愁绪，无限悲伤。藤壶皇后心中痛苦，不能作答，只勉强说道：“我今日心情极坏，待来日好转，再与你晤面吧。”但源氏大将仍不断地诉说衷情，哪里听得进去？其中也极有可使藤壶皇后深深感动的话。然而藤壶皇后岂敢再犯往日错误？因此心中虽然可怜源氏，但亦只有婉言相拒。就这样捱过一夜。源氏大将也不便过分要求，只得斯文地说：“今后尚能如此时时相逢，慰我相思之痛，我也心满意足，不敢再存奢望。”藤壶皇后听得这话，心中方安。这一男一女，即便一般情侣，此时亦必增添惜别伤离之感，更何况均为多愁善感之人呢？

是时晨光已明亮，王命妇与并君苦劝源氏大将早些退出。藤壶皇后此时已是晕厥瘫软，如同死去。源氏大将见到，心中愧疚木已，说道：“我如此反复折磨你，实在惭愧之极。欲以死相报，但含恨而死，来世又将作孽，可如何是好？”他说着这话，表情严肃生威。只见他又吟道：

“相逢方知时日短，生生世世别恨多。”我与你永相牵连片藤壶皇后亦微微叹息，答诗道：

“世世虽怀长日恨，只因君心礼难束。”她说此话时已力不从心，源氏大将听后徒生依恋之情。但若再不退出，她必然伤心痛苦，只得怅然告辞。

源氏大将回到哪中，心中寻思道：“我尚有何面目再见皇后呢？既然她如此不解我意，岂能再怪我无情。”别后遂连慰问信亦不曾写。至此不再进宫，亦不去探望皇太子，整日闲居家中，愁思悲叹。不觉日子一长，心神憔悴，竟浑身虚弱，四肢乏力，患起病来。如同古人云：“沉浮尘世间，徒自添烦恼。何当入深山，从此出世表。”源氏便觉尘世无可留恋，遂一时动了遁入空门之念，然而那温顺无依的紫姬，可爱之极，毕竟难以舍弃。

藤壶皇后自道那日变故，心绪一直欠佳。王命妇等见久不闻源氏音信，得知他将自己关闭空中，推想其痛苦忧闷心情，颇觉对他不起。而藤壶皇后虑及是太子利益，也深感不应对此后援之人这般绝情，想着：“倘若皇太子准一可凭恃之人因我而产生隔阂，或有离家出世之念，那毕竟于我们不利。但若仍是如此非礼，难免恶名不被泄露吧。与其被那弘徽殿告我倍越，倒不如现在退出皇后之位呢。”想起铜壶院在世时千般宠爱及恳切遗言，遂觉如今时世大变，已不同于往日。倘不惨遭戚夫人的命运，也贻作天下人耻笑。她如此一想，更觉人世无可留连，便决心出家离俗。但就此剃度入门，又不忍心，便微行入宫与皇太子一见。

平日里源氏大将对藤壶皇后照料周到，事无巨细，皆倍加关怀。可此次却以心情不佳为托辞，并不前来送皇后入宫。众侍女皆明白缘由，私下议论道：“源氏大将心中愁闷呢。”倒觉得有些对他不起。

藤壶皇后入宫后，六岁的皇太子久不见母亲，自然格外兴奋，偎于母亲膝下，亲近得很。而皇后不免心生怜悯，出家之念便又动摇。然而此时宫中形势，已非同昨日。右大臣一手遮天，弘徽殿狠毒刻薄。宫廷之中，动辄便得罪他们。于是她连宫也少进了。但想到长此以往，对皇太子异常不利，顿时心生不祥。她问皇太子道：“今后我若长久未与你见面，或者我的样子变得难看了，你还会如此么？”皇太子注视母亲，笑着答道：“洞式部一样难看么？”说时样子稚真可爱。藤壶皇后忧伤地说：“式部难看是因年纪老了。而我要将头发剪短，穿上黑衣，像那守夜僧一样。而且从此与你见面的时机更少了。”孩子认真说

道：“以往那样长久不见，我已舍不得，怎么可以更少呢？”说罢，流下泪来，将头转向一边，摇头晃脑，更觉稚气十足。皇太子渐渐长大，声音容貌及说话口吻，俨然一个小源氏，其牙齿略被虫蛀，口内有些黑点，其神情同女孩一般秀气。藤壶皇后见他如此肖似源氏，担忧伤心。生怕世人看出，恶名传布，对太子不利。

源氏大将虽然恋慕藤壶，但见她如此无情，故意闭门不出，不会理睬。又深恐外人由此评议，便决定前往云林院佛寺游览，乘便观赏秋野景色，打发无聊时光。亡母桐壶更衣之兄就在此削发为僧。因此源氏在此礼佛诵经，滞留两三日，倒也玩得高兴。其时木叶凋零如片片红霞飞舞，原野清丽动人。如此美景，使人忘归。源氏大将便在此时召集一些渊博的法师，说教问道。受此地此情感染，常常痛感人世沧桑，彻夜难眠。正如古歌云：“破晓望残月，恋慕负心人。”又想起那个人来。黎明时分，法师等在月光下插花供水，杯盘发出叮哨声。浓艳不一的红叶及菊花，散于各处，景象木乏幽雅。源氏大将不由得想：“这般修行既不寂寞，来世又可得善报，人生有何烦恼呢？”律师翼朗诵“念佛众生摄取不舍”，甚是庄严。源氏公子听了羡慕不已，心想：“我不如就此出家呢！可一转念，又不由自主念起紫姬来。方觉离开紫姬从未这么久，便不断写信去慰问。其中一封信道：“我本欲尝试能否就此脱离尘世，但无以慰我寂寥之心，反觉乏味不已。但现在尚有听讲之后，一时不能返回。你近况如何？甚念。”又附道：

“尘世居人如朝露，岂将悬念寄山岚。”紫姬读得信中细节，忍不住啼泣流泪。在一张白纸上复道：

“露草蜘蛛弟弟绕，风吹丝断飘零零！”源氏大将一见此信，自语道：“她的字越发出众了。”读信时，面带微笑。因常有书信来往，故笔迹颇似源氏大将，只是近来越发秀丽，笔锋更添妩媚。源氏大将见紫姬有如此长进，甚感欣慰。

却说模姬已当斋院，且云林院与其所在的贺茂神社甚近，源氏大将便写信与她。信中向楼姬的侍女中将君诉恨道：“我今旅居荒野寺，仰望长空，心中寂寞惆怅，甚念故人，不知能否蒙带院体谅？”另赠诗斋院：

“窃慕当年含情乐，恐法禅心未敢言。”古歌：“安得年光如轮转，夙昔之田今再来。”虽知言而无益，却渴望昔日重来。”言词娓娓恳切，仿佛故交。写罢，挂于白布上，再系于杨桐枝，视若神明。中将回复道：“如此隐居，寂寞难耐；退抚往事，遐思无穷，深感无奈。”写得格外用心。斋院则在白布上题诗道：

“当年没有劳心人，缘何含情性往昔？今生无缘了。”源氏大将看后，想道：“她的字体虽不甚纤丽，然而牢里行间功夫颇深，草书也甚不错。推想她长大后，将更加秀丽动人吧？”如此一想，便自知亵渎神明，心中不免惶恐。想起去年今日那个感伤的秋夜，在野宫会晤六条妃子的情形；不料今夜又有些类似之事，甚是奇妙。更怨恨神明妨碍了他。转而又想：“若当年执意追求，也未尝不能到手，颇有些后悔。斋院深知源氏脾性，因此偶尔回信时，言辞也不特别强硬。

源氏诵读《天台六十卷》，每遇不解之处，便请法师讲解。法师道：“此次能有盛会，佛面上光来不少，全靠本寺平素所积功德。法师也皆喜欢。在山寺中悠闲度日，避去世间尘事，源氏大将一时懒得想家了。然而想到紫姬，久居山寺之念又有动摇。于是打点行装，准备下山。临别时，酬劳诵经之费异常优厚。众僧均有赏赐，连附近寻常人家亦获得布施。做了一番功德，然后离去。山野农夫威集路旁，前来送行，众人仰望车驾，无不感激落泪。源氏大将身着黑色丧服，乘坐黑色牛车，并无富贵华丽之色。众人隔帘隐约望见帘内那端庄仪态，都赞不绝口。

源氏回至家中，只见多日不见紫姬，举止端正，愈发出落得娇柔美丽。她面露忧色，为自己今后命运担心。源氏见了更加怜爱。他近来总是无端沉思幻想，紫姬也能看出，因此她近来所作之诗，多用“变色”等词。源氏大将心中愧疚，故今日归家，对她比往日更为亲近。他见从山寺带回来的红叶，比庭中红叶更浓更艳。心想与藤壶皇后久不通问，有些不

好意思，便将这些红叶送与她，并附一信与王命妇，说道：“闻娘娘入宫探望太子，甚感欣慰，不知太子可好，久不问候，实乃有因。但两宫之事，并不敢忘却，山寺诵经礼佛，定有日数，若中途退出，人将请我心地不诚，因此至今日方才返家。红叶一枝，色泽甚美，我一人独赏，‘好似美锦在暗中’，甚是珍爱。如今特送上，聊表寸心，务请娘娘一观。”

这红叶的确美极，吸引藤壶皇后注目。却见枝上照往日缚有一小小信给。藤壶皇后一时惊呆，怕被众侍女所见，遂想：此人痴心不改，实在让人担心。可惜他小心谨慎，有时却未免大胆，倘叫外人见了，作何想法？便将红叶插手花瓶，供于檐下。旁。

源氏大将收得藤壶皇后复信，均为日常小事及有关是太子备求清托等，乃严正复礼信。他见后，便想：“这般谨慎，甚是坚强！”心中隐隐惆怅。转而一想自己过去对皇太子百般疼护，若如今有意疏离，外人必起疑心。便决定于藤壶皇后出宫那回，前去探望。

源氏大将入宫，径直觐见皇上。其时朱雀帝正闲觉无聊，遂与他共谈古今沧桑。朱雀帝相貌酷似桐壶帝，且要稍稍俊艳，优雅温和。二人对坐，互倾丧父哀痛。朱雀帝对源氏大将与尚侍胧月夜私情早有耳闻，也已从俄月夜举止间觉察。但一转念：“亦未尝不可！倘是尚侍入宫后才有此举，确不体面。既然关系早已界定，又那般情投意合，倒亦无伤大体。”故并不怨恨源氏。二人倾心长谈。朱雀帝向源氏请教学问中疑义及诗中恋歌。六条妃子之女斋宫赴伊势一事亦顺便谈及，对斋宫之美貌赞不绝口。源氏大将亦无所顾忌，备述当日黎明于野宫访晤六条妃子情形。

是夜，月亮迟迟升空，万物清幽，甚是迷人。朱雀帝道：“饮酒作乐，此乃妙时！”源氏大将却起身告退道：“藤壶皇后今夜离宫，臣拟赴东宫探询太子。父皇遗诏，嘱臣辅弼太子，且太子亦无别人怜护，理当悉心照顾。缘于太子情分，亦直体恤母后。”朱雀帝答道：“父皇遗命，善待太子，我亦未曾忘，然又不便宣扬于世，惟存于心。太子尚幼，而笔迹异见精工。我万事愚钝，然有太子，亦觉荣耀。”源氏大将又道：“值此看来，太子实甚聪颖，颇晓事理，竟若成人。然仅六岁，尚年幼。”遂详奏太子日常起居，退朝返邪。

头并乃弘徽殿太后之兄藤大纳言之子，自祖父右大臣专权以来，遂狂妄自大、目中无人。其时头并前往探视其妹丽景殿女御，源氏大将之前驱人亦由后赶上，低声喝着。头并便喝车停下，于车中不慌不忙诵道：“白虹贯日，太子畏之！”讥讽源氏将有事于本雀帝。因弘徽殿太后怨恨源氏大将，对其甚冷淡，太后亲信亦不时嘲弄于他。对这讥讽，源氏甚为难堪，惟佯装无事，默然行过。

径入东宫，此时藤壶皇后尚未离去。源氏遂请侍女传奏：“因参见上皇，至此深夜方来请安，万望见谅。”时值月色暖俄。源氏大将的到来，令藤壶皇后忆起桐壶院生前情景：昔日如此良宵，定然歌舞升平，其乐陶陶！而如今殿宇楼台依然，世事沉浮，不胜悲哀！触景生情，遂赋诗，命王命妇传于源氏大将：

“明月迷源浓雾遮，空自造墓饮仇怨？”源氏大将隔帘依稀闻其叹息，往日对皇后的怨愁即刻荡然无存，惟觉亲近无比，止不住流下泪来。遂答道：

“清辉难解去秋色，夜雾迷离添恨仇。于这‘霞亦似人心，故意与人妒，昔人不亦痛恨么？”

太子平素睡得很早，然今因母后即将离去而尚未就寝。藤壶皇后亦不忍分别，万般叮嘱。无奈太子尚幼，不能深切体会，母后甚是伤感。出宫之时，太子亦只伤心饮泣，母后心中无限传惜。

自头并对源氏大将诵那词句以来，每每想起，源氏便为昔日荒唐之事痛悔不已，深以为戒，甚觉世途艰险。久不敢与尚侍胧月夜通底一日，时雨忽至，秋意凄凉。竟然收到胧月夜一信，源氏有些诧异，但见诗道：



“秋风厉时音书绝。寂寞无聊历岁月。”此时节教人触目生悲。料想那尚待寂寞难堪，才私下写此诗送来，真是可怜！源氏大将便教使者稍作等候，即命侍女打开橱来，选出一张特等中国贡纸，精心挑选笔墨。那神情庄重严正，却甚为俊雅。左右侍女不免惊讶，互相牵衣送眼，低声问道：“究竟写与难呀？”谁见源氏大将写道：“纵使叠上芜函，终是无济于事。为此自责戒深，已觉心灰意冷。正拟独任此愁，岂料来书忽至。

莫将别时伤离泪，看作秋空寻常雨。愿得两心相通，纵使凝眸苍穹，亦可忘忧遣怀。”绵绵衷情，实难依依倾诉。

来信诉怨之女何止一例，真是不胜枚举。源氏大将却未动心，仅作缠绵排侧的答复。

却道藤壶皇后决计举办一次法会。日子定于桐壶院周年忌辰之后，届时请高僧讲演《法华经》八卷，眼下正悉心准备。十一月初一国忌这天，忽降大雪。藤壶皇后接到源氏大将一诗：

“别已一载心犹愁，何日再见梦里人。”是日举国齐哀，藤壶皇后即刻回诗一道：

“苟延残命愁难绝，就是痴心慕旧人。”写得不甚用心，然于源氏大将眼中却格外优雅美妙，许是心理所致。其笔迹亦不新颖，却自蕴意趣。但此日源氏大将已摒弃一切情结，只潜心经佛，任那泪水同融雪的水滴滴下。

十日后，《法华经》八卷开讲。其场面辉宏盛大，庄严异常，持续四日。经卷皆装横精美：玉轴、线被均极其讲究，甚至缚卷所用竹席，其装饰亦精致无比。这藤壶皇后平素极看中琐屑细事，今日此等大事，自是愈加慎重。佛像饰物及香花桌布，皆使人恍至西方天国。首日追荐先帝，次日为母后祈冥福，三日追荐桐壶院，此日所讲的《法华经》五卷，尤为重要。公卿大夫皆来听讲，顾不得右大臣嫌忌。讲师亦为道行卓越之高僧。开讲前，先诵唱“采薪及果脯，汲水供佛勤。我因此功德，知解《法华经》。”照例这几句，今日却诵得尤为庄严。诸亲王人等各各进献贡物。惟源氏大将所贡之物极寓精深之意，与别人遇然不同。

四日，为法讲最后一日，藤壶皇后于佛前发誓，削发为尼。一言既出，满座皆惊。其兄兵部卿亲王及源氏大将亦甚为不解，颇感意外。法讲中途，其兄便起身入帘，苦苦规劝。然皇后已下誓愿，决无悔改之意。许愿完毕，遂室召比睿山住持为其授戒，皇后伯父横川僧都亲为其削落青丝。一时廊前殿下，尽皆激动，无不襟衣拭泪。

即便微不足道的老人，削发出家之际，亦不免教人割舍不下，隐痛难忍。何况这风华鼎盛的藤壶皇后，先前并无预示之言。值此突遁空门，岂不令兵部卿亲王等悲声拗哭？凡与会之人，告被这悲切而庄严的氛围所感染，沾襟洒泪而别。桐壶院众皇子，忆起藤壶皇后往昔雍容富丽，皆悲叹不已，咸来问讯。惟源氏大将，若有所失，一片茫然。直至会散后，仍枯坐于席、默然不语。但又恐旁人起疑，便于兵部卿亲王告退后方来问候。其时众人次第离去，院中煞是清静。众侍女集于四处，悄然拭泪。恰逢明月当空，夜雪初露，庭前景致甚为凄清。身临此景，往事连翩，源氏大将悲痛不已，惟强作镇定，命传文传问：“皇后因何断下此念？”皇后仍遣王命妇答道：“此志已久，非一时糊涂。未曾提及，实因深恐人言烦扰，迷惑我志。”其时帘内众侍女举止起居、衣衫赛车之声清晰可辨，惊恐悲叹之声，亦时有耳闻。源氏大将寻思：如此看来，不曾告知，颇有道理。更觉悲伤不已。

门外寒风凛凛，雪花飞舞。屋内兰席氤氲，佛前香烟缭绕，更有源氏大将在香浓郁，教人如置极乐净土。皇太子所派使臣亦至。藤壶皇后忆起前日惜别太子难舍之情状，虽志向坚定，亦悲痛难忍，竟一时无语作答。源氏大将只得代为其词。此刻堂内众人，尽皆含首默言，无精打采。源氏大将欲畅言不能，推吟诗道：

“清光如月君亦羨，世累羈身我自悲。”作此想，实乃懦怯堪怜。君之志向，令我自惭形秽，羡慕由衷！”侍女皆集于藤壶皇后身旁，源氏大将万般情意，未能得以倾吐，只觉烦闷异常。藤壶皇后答道：

“面前红尘均看破，世间缘断待何日？”一丝浊念尚存，又若何！”此诗许为侍女擅改过吧。源氏大将不无悲伤，遂匆匆隐退。

源氏大将不赴西殿，径回二条院私邸。进得内室，便合衣而卧。孰知夜不能寐，深觉世之厌恶。惟皇太子一事，挥之不去。他想：“当初父皇在世，特封藤壶妃子为皇后，作皇太子的正式保护人。岂料她竟不堪尘世之苦，半路削发为尼。今后恐再无缘攀居高位了。若我也摒却太子，恐怕……”思虑不已，至天明方昏昏入睡。忽觉此后要为这出家人增添用度，遂命下人从速调配，必于年内备齐。王命妇随皇后出家，亦须恳切宽慰此人。自藤壶皇后出家后，源氏大将便有机会与皇后面晤，少有顾虑。他对皇后的爱恋，未曾全然忘却。但值此境地，亦奈何不得。

且说国忌过后，新年伊始，万象更新，宫中又恢复繁华盛景，内宴踏歌等会陆续举行。藤壶皇后闻后深觉悲哀。推潜心勤修梵行，祈祷后世幸福，远离凡尘。旧有经堂保留如初。离正殿稍远一隅，西殿南方，重修一经堂，日日于此虔心修行。

源氏大将前来拜年。但见宫中人孤影只，一派寂寥，毫无新年气息。惟有旧时所差宫女埋头闲坐，许是心绪所致，略显凄愁。正月初七为白马节会，照例有白马来此，侍女们可以观览。往昔新春，此三条宫邸，定有无数王侯公卿前来贺岁，热闹繁盛，而今门庭冷落，众人皆云集右大臣府中。世态炎凉，难以言表。然源氏大将，以无畏英姿之态，不避前嫌，专程拜贺。足可以一当千。宫邻上下莫不感激涕零。

源氏大将目睹这番颓败情景，亦无言可语。室内景象不同往常；帘幕与帷屏垂布皆为深蓝。众人衣袖或淡墨，或赭黄，清丽素雅。惟有池面薄冰及岸边青柳，略显春意。源氏大将极目四望，不禁感慨万分，低吟古歌：“久仰松浦岛，今日始得见。中有渔女居，其心甚可恋”。神情甚是洒脱。随即继续吟道：

“伤心渔女屋已知，泪流松浦初来时”

藤壶皇后居室中差不多全为佛具，宝座设处不远。由是二人靠得较近。皇后答他道：“浦岛当日景已非，浪蕊飘至倍珍异”。虽帝内吟诗，声息尚可辨闻。源氏大将极力容忍，怎奈终不可自制，泪珠串线般滑落。但惟恐被离俗的众尼姑瞧见，只略略倾述便起身告辞了。

源氏大将既去，三条宫邸中几个年老宫女噙泪赞叹：“孰知公子年事稍长，姿态越发优雅。料想往昔权势鼎盛，万事皆备之时，尚有天下惟我独尊之气度。我等均暗自思忖：如此之人，何时尚能明了世事人情？却不料如今变得何等贤良恭顺，即便些许小事，亦能细致入微，郑重对待。倒是令人怜悯他呢？”藤壶皇后闻之，不禁沉入种种旧事中去。

于春月中所举行的任免官吏仪式，惟皇后手下之人均不曾被授予应得职位。照常理或以皇后的地位，其中亦应有提拔之人，而今闻所未闻，令人愤然长叹。皇后虽已出家，也无立即让位停俸之理。但朝廷居然以出家为由，大大削减皇后的待遇。皇后自身虽对此生此世无所眷恋，但众宫人尽皆失去所恃，慨叹命薄运苦。皇后目睹于此，甚感愤慨。然而一转念，既置身事外，也无能为力。惟寄希望于太子，望其早日继位。因而矢志不移。已修梯。且因皇太子身世不可告人，让人忧惧甚深，故她常于佛前祈祷：“所有罪过皆归奴身，乞请宽恕太子无事。”虽经忧恼无限，独以此慰余身。源氏大将亦能体察藤壶皇后良苦用心，嗟叹不已。自己殿内人员，也若皇后宫中人，遭得不公之通。遂觉世间无甚意趣，整日闭门不出。

且说近日左大臣事事均不如意，心中郁郁不乐，遂上表奏请辞职。新帝忆起此臣昔日深得桐壶院宠信，一贯视为后援人。且留遗嘱，望其日后能长期为国家出力，故不允其辞职。屡屡立表，均予退回。孰料左大臣其志亦坚，再三挽绝，不再理朝纲。自此右大臣一族统领朝纲，尽享荣华。可怜一代贤臣，竟如此遁迹于草野。朱雀帝不免叹惜。世间有识之士，亦皆哀叹惋惜。

而左大臣家众公子，人人忠厚诚稳，昔日颇得重用。如今却心灰意冷，意气消沉。三位中将素与源氏大将交好，如今官场尤为失势。三位中将昔日虽与右大臣家四公主有缘，因其对妻子一向冷淡，右大臣也并未将其纳入爱婿之列，以此报复。三位中将尚能自知，此次未能升官晋爵，早在意料之中，因此也全不存有恨意。见源氏公子整日闭门在家，料知世事不可逆转，自己的不幸也不是惜。故常与源氏大将晤面，共研诗学，或摆弄弦乐。以往二人常热烈竞技，如今也是如此，于些项小事上较劲，聊以消遣时日。除春秋季的诵经外，源氏大将还常临时举办些法会，不时邀召闲寂无事的文章博士前来，与其吟诗作文，或玩掩韵“游戏”，以此打发时日，从不上朝料理政事。如此玩乐游戏，世人又多出些评语来。

一夏日，雨意绵绵。中将闭觉无事，遂叫人拿出众多诗集，一并奔赴二条院竞赛。源氏大将欣然应允，命人打开殿内藏书库，从中译出众多稀世珍本。事先并未张扬，却召来了殿上公卿。大学素的博士等精于此道之人。众人分列左右，相对而坐，竞赛掩韵游戏。其奖品精美绝伦，众人雀跃，欲争一试。竞赛激烈，其间不乏偏僻绝离韵字，甚难补对，常常令得有名望的博士也狼狈不堪。源氏大将便不时加以点拨。足可见其才学精深，无与匹敌。使得在座诸位啧啧赞叹。私下论道：“原来大将竟有如此雄才？定是前世修得福慧，事事出人一等。”赛罢，自是左方源氏挫败有方三位中将而胜。二日后，中将举行宴会，以酬认输之理。虽其场面并非奢华，然各类食物自不比一般，且盛食所用桧木箱皆优美异常。又有各类奖品。是日依旧显贵云集，吟诗赋文，盛况不表。

时逢庭前蕃感初绽，景致日不比春花秋月减彩，更显山致。众人纵情欢娱，调弦弄管。有一叫红梅的童子，容貌端庄，年约八岁，系中将之子。其嗓音出众，善奏笙笛，众人皆为其悠扬悦耳之音倾倒。源氏大将甚是欢喜，视其为玩伴。红梅乃右大臣家四女公子所生，排行老二，平素外祖父深为疼爱，故众人皆寄厚望，也常善待之。此童子聪慧异常、姿容秀美，至酒酣意浓之际，唱起《催马乐稿砂》的曲子，甚是优美无比。源氏大将定下腰间绣带，合衣赐于童子。他颜面容光焕发，身着薄罗常礼服及单衫，露出美妙的肌肤。几位年老博士遥瞻之，感激涕零。当童子唱至：“貌比初开西合花更强”一句时，三位中将敬酒一盏，吟道：

“瞻望歌中君侯貌，胜似初发蕃滚花。”源氏大将颌首微微一笑，接过酒盏，应对道：“时运来时花自开，雨中凋零转瞬时。我衰老了！”其酣态可掬，并借故说笑。中将强为所难，频频劝酒。其时乘凭酒兴，所赋诗词甚众，不乏即兴草率之作，此处不便一一详记。

诸人众口一词，皆作和歌或汉诗恭奉源氏大将。源氏大将自是情不自胜，得意忘形，吟诵：“我文王之子，武王之弟，成王……”这种自比虽是恰当不过，然成王为何人，触及心中隐事，未续诵下去。公子惟觉心中愧疚。

兵部卿亲王为藤壶皇后之兄，也素为源氏座中常客。他擅长吹奏及歌舞，亦是狂浪不羁、风流倜傥，自与源氏大将相合。

再说尚待俄月夜近日身患疟疾，为祈咒诸事之便，遂搬至娘家有大臣宫邸。法事讫，病情痊愈，家人自是欢喜。尚侍却视其为天赐良机，进与源氏密约，煞费苦心，谋得夜夜相守。本当花容月貌之年，虽病体初愈，而略显羸弱，然仍不减当初风韵，越显楚楚动人。但由于其姐弘徽殿太后近日回娘家同住宫邸，耳目众多，约会更增危险。而源氏大将却有一脾气：愈是艰难，愈要迎头而上。故夜夜榆次，竟无遗缺。所有一切，自然难掩耳目。然邸内之人均怀顾虑，未曾敢将此事传于太后。有大臣自是无所知觉。

忽一夜，雷电交加，大雨滂沱。翌日晨晖，诸公子及太后众传从咸赶来相互探望，其人声嚷嚷，耳目甚众。诗文皆惧雷雨，故集于帷幄近旁。源氏大将无可回避，甚是尴尬，直至天明。陇月夜寝台帐外，特女众聚，二人更觉。心寒。侍女中仅二人详知内情，然此时亦了无主意。

稍后雷鸣渐停，雨势略减。右大臣特地赶来弘徽殿探视俄月夜，阵雨声淹没了其行迹，二人竟未知觉。他先至太后室中，便贸然走进室内，撩起帘子。问道：“你睡得可好？昨夜雷雨好大，为父甚是担心，未能看你。众皇兄及太后之待臣已前来问候否？”右大臣说此话时，言语粗重急促，全然不似一责人。源氏忆起左大臣之威仪，与此右大臣较之，虽此情急之中，也不觉微微讪笑：“何必于帘外偷窥，理应坦然入居室内再开口不迟吧。”

俄月夜极难为情，羞得满面红晕，曲股前行于寝台之外。有大臣视其如此模样，以为发烧，便问道：“瞧你气色尚差，想必有妖孽作祟吧，法事该推迟几日。”忽然他见一淡紫红色男带缠于其身，甚是惊讶。又见一赋诗之怀纸落于帷屏边，细想到底为何，心下一怔，便问：“这是什么？怎在此处，拿来与我瞧瞧。”俄月夜急忙回头，方才察觉。自知此事已无法遮掩，一时无话可说，唬得魂已出窍。倘是涵养之人，应体谅女儿而顾全一时颜面，哪知此人性情躁直，不顾私情。他不作思考，愤愤然上前拾得那怀纸，乘机向帷屏后搜索。只见一端庄美男，正无所顾忌横卧于女儿榻旁，此时方微微拉过衣衫遮额躲避。右大臣惊异不已，义愤填膺。然又不便当面发作，仅觉头昏脑胀，拿了怀纸走出房去。俄月夜早已两腿发颤，瘫作一团。源氏大将心中懊悔，想道：“一贯如此，这下难逃世人指责了！”然见此女可怜兮兮，惟有稍稍安慰一番。

有大臣本性直率，有话必言。且正值年老之人，无语可藏于心。故而毫不犹豫，竟将此事俱告弘徽太后。并忿然说道：“竟有这等事情。视其手笔，分明出自源氏。虽知此前早有其事，当初我重其人品，故不曾发难，并有言在先，愿将幼女许配。孰知他竟神情孤傲，漠然观之。虽是愤慨，然念于前缘，则也屈恭谅解。料想此女虽已失贞，朱雀帝亦为宽宏之人，定会不计前嫌。若我诚请，尚能入宫，以遂初愿。但因负疚于心，未敢奢望女御之尊，至今令其屈居尚待，于我已为一桩憾事。既今此女入宫，他胆敢做出此等辱没皇门之事，更叫人无可容忍。沾花惹草虽为男子常有之举，如此之举实乃荒唐之至广”

“模姬虽已入斋院，也竟敢冒犯神灵，暗地鸿雁传情，屡不悔改，外人亦有知晓。如此辱没神明之事，不仅伤风败俗，且于自身有害。我曾料想此人不会如此糊涂，做出为天下人所难容忍之事。且其乃当今有识之士，才学超凡，风靡朝野，故我从未究其怀有何等居心，孰知

弘徽殿太后为人更为狠辣，不听则罢，闻父此言，更是怒形于色。答道：“我儿徒留皇帝之名，其实备受众人奚落。怨就怨那已退职的左大臣，当初不允爱女嫁于皇兄太子，执意要下嫁于为巨之源氏，同装时源氏尚不过十二岁弱冠呢！送六妹入宫，我早有此意，却先遭源氏糟蹋。而众人不对此存有异议，一致偏袒于他。如今六妹仍得屈居尚待，不能荣享女御尊位。我心恨恨，定设法使之荣升，主掌后宫，以雪耻辱。岂料六妹不识大体，一心追随于悦己之人。如此看来，那他与斋院模姬之谣传亦定有其事了。总而言之，源氏嫌恶于朱雀帝，偏护皇太子，望其早日身居高位是真。此事显而易见。”她痛快淋漓，丝毫不顾，反弄得右大臣觉得有损于源氏，懊悔自己不该多言。遂暗自感叹：“不该将此事告知她呢。”便婉言加以劝解。

“长女言之固然有理，但此等家丑，尚不必启秦皇上。定是小妮前番过失，上皇并不深责，仍为宠幸。故此次胆大妄为，才做出这等风流事来。不若暗自训诫，如真不知错，容老父再作打算。”弘徽殿太后虽听如此说，怨气仍未消除，一转念：“我与六妹同居一郎，耳目众多，难得容人可乘之机。此源氏也真是目中无人，寻花问柳于弘徽殿，可谓有意侮辱我等，实不可总厂于是越发愤激。倒觉得此回抓得了把柄，便考虑起如何惩办那源氏来。

第十一章 花散里

---

有道是：自古柔情多愁恨，罪孽多启愁怨生。此言于源氏公子，实在再恰当不过。但如今世易时移，平日间一举一动，皆徒增无限愁绪。这使源氏公子心如散坞，时时萌发轻生之念。但世间尚可留恋之事亦多，一时却难以尽舍。

有一丽景殿女御，自桐壶院驾崩，门庭日渐冷落，孤苦无助，平田幸得源氏大将顾怜。其三妹花散里，在宫中之时，曾与源氏公子有过一段露水姻缘。公子平素钟情，只要与女子初次见面，定会永世不忘。然又似非真情，与之若即若离，使得那些女子魂牵梦绕，相思无尽。近来源氏公子心境不佳，便思念起这位孤寂的情人，竟是愈发不可忍耐。便于五月梅雨时节，某一艳阳晴日，悄然前往花散里处。

他服饰简单，不用人通报，径自前往。途经中川时，见路边一所小邸宅，院中林木森森，颇得雅趣。阵阵箏琴合乐声传出，甚是幽艳入耳。源氏公子不由驻足停歇片刻。车离院门甚近，他便从车内探出头来，向门里张望。院内桂花树幽香阵阵，顺风飘出墙来，让人遥想资茂祭时节的葵花与桂花。见到四周景致，忆起此处即为昔比心驰神荡，一夜风流之所，不由触景生情。既尔微微一叹：“阔别尚久，本知那人可曾记得我来？”不免气馁。但又不可过门不入，一时竟踌躇不决。正当此时，忽闻得里面杜鹃啼叫，恰似有意换请行者，遂复回车，遣惟光上前传诗一道：

“杜鹃遥鸣留行人，绿窗和语忆起时。”惟光听得正殿的西厢房内住着不少侍女，其中几个声音甚为熟悉，便清了清嗓音，煞有介事传吟公子诗句。诸青年侍女，一时似不明白所赠诗者为谁。只听里面答诗道：

“啼鹃仍是当年调，梅雨帘中不辨人。”惟光只道是对方故作不知，遂答道：“沙句妙句，此叫‘绿与篱垣两不炉’”说罢，便走出门去。女主人见此，惟有叹息连连，难以表述，分明遗憾不已。或她心中已钟情于某一男子，有所忌讳，也乃情理之中。推光不便多说，便径自去了。此时，源氏公子倒忽然忆起筑紫那舞姿翩翩的五节来尚觉此等女子中，数这五节最为可爱。源氏公子在情感方面，费尽苦心。凡与其有过交往的女子，即便历经数年，亦深怀不忘，不料这倒成了众女子嗟怨之由。

源氏公子到那丽景殿女御宫邸，但见院落凄清，人声寂寂，光景确实令人伤感，不胜怜悯。见到丽景殿女御，与其倾诉当年桩桩亲情及别后相思，不觉已至更深夜静。下半夜月似是弓，昭然当空，为院中巨树投下簇簇暗影；侧畔橘不时送来缕缕清香，沁人心脾。女御虽是年长，桐壶院宠幸已复不再，然而却仍旧端庄秀丽，亲切可爱，犹不失风韵。忆起往昔种种情状，如在昨日，公子不禁泪湿巾衫。先前篱垣边那只杜鹃，随了而来，鸣声清脆入耳，与刚才全然不同。源氏公子颇觉情趣，遂低吟古歌：“候鸟也知人忆昔，啼时故作音年声。”接着吟诗道：

“杜鹃也爱芬芳树，同人桔花散里来。”追思往昔，感伤无限。惟得访晤故人，以慰吾心。然旧情才了，新恨遂生，世间人情冷暖，难觅共语往昔之人啊！如此凄苦清冷，可如何是好？”女御得此愁绪，也不觉黯然神伤，倍觉世变无常，人生多苦。此人气度高雅，雍容脱俗，感伤之容牵人心肠，只听她吟道：

“寂寂荒园本无容，檐前橘花招人来。”仅此两句作答，实是高妙之极。公子暗暗感慨：“此等精明女子，谁能与之相比呢？”

辞谢女御，源氏公子样作顺道，踱至西厅花散里居所前，往室内观望。有道是：最是女子多情痴。花散里久不曾与源氏相见，如今见得这薄情郎，便又被他那绝世美貌所虏获，种种积怨尽皆忘却。而源氏公子，仍是情深意笃之状，频诉种种别离之苦，想必并非逢场作戏罢。除这花散里外，与源氏素有交情的女子，皆各有其独到的动人之处，往往初次见面，便两情相悦，依依不舍。即有如适才中川途中所遇、久别疏离弃他而去之薄情女子，但公子亦视若人世常情，不足为怪。此种爱恋，也真世上少有。

第十二章 须磨

再说源氏公子屡经不甚如意之事，遂感世路渺渺，不知何往。如若强作潇洒，隐忍以行，又恐将更遭不测厄运。便欲暂离京都，避世须磨。此处自古即为名人异士闲居之地，只是近世荒落下去，人迹罕至了。欲借往繁华之地，却有违避居常理。远离京都，又怎能忘怀故土与难舍之人？源氏公子左右为难，一时竟举棋不定，没了主张。

前后思量一番，心中愈发悲哀。虽然京都这地方令人生厌，可一旦离去，又实在有些割舍不下。特别是那悲悲切切、愁眉紧锁的紫姬，委实叫他痛心疾首。往常哪怕小别一二日，紫姬也寂寞不堪，他更是魂不守舍。何况此次分别，不知归期。恰如古歌云：“离情别绪无穷尽，日夜翘盼再见时”。世事变化无常，此别或成永诀，亦不得而知。真叫人寸断肝肠。有时又想：“不如让其暗中随行，可否使得？”但携了柔弱无比的紫姬同行于惊风骇浪的荒凉海边，甚不相宜啊！他便打消此念。孰知紫姬却道：“即便奔赴黄泉，奴亦要伴君同往。”她怨源氏公子优柔寡断。

平素花散里虽与源氏公子闹居甚少，然因清苦生涯全托公子拂照，故其悲叹亦属情理之中。其余与源氏公子偶有一线，或曾往来而黯然神伤的女子更是不计其数。

已出家为尼的藤壶皇后，虽恐世人说三道四，于己不利，便事事慎微，然亦常暗中传情于公子。源氏公子想道：“若平日能有这番柔情，我定不负你！”继而抱怨地想：“我为其所受煎熬，定是前世孽缘吧！”

源氏公子未对外宣布行期，仅带七八位亲近侍从于三月二十日后秘密离京。临行前，亦仅写了缠绵悱恻、语气深长的几封信，悄悄送至几位挚友处，算是作别。其文彩之厚重，仅因本人心绪低沉而无意记述，实为憾事。

行前二三日，源氏公子悄然到左大臣官味。所乘为一陋朴的竹席车，外观甚似传仆所用，行动之小心，令人怜爱。外人见之，犹如置身梦境。进入葵姬所居旧室，顿觉好生凄凉！小公子的乳母及至今仍在的几位旧日持女，此次与源氏公子久别重逢，无不欣喜异常，纷纷前来拜见。源氏公子神态颓唐，令学识浅陋的年轻侍女们也悲叹世态炎凉，一时泪眼朦胧。小公子夕雾生得眉目俊秀，闻父亲到来，欢天喜地跑了进来。源氏公子一见，说道：“多日不见，尚还识得父亲，真乖！”遂抱起放于股上，甚是爱怜。左大臣亦至，与源氏公子会晤。

“我闻婿近来闲寂无趣，闭门不出，本拟前往访晤，叙聊当年旧事。惟老夫病体不适，辞官还家，亦不再过问政事。倘以一老态之身，频出内外，颇恐世间传言，说我怠公急私。虽已隐身遁世，不问世事，然权臣当道，实为可伸，故而闭门修身。今闻爱婿管将别离，年老之身睹视此等横逆，很是伤心。世途艰辛，无言以对。即便天翻地覆，尚难料到。今逢此世，简直无以慰藉！”

源氏公子道：“此等罪孽，尽皆前世报应。究其原因，实咎由自取。身无爵位，虽偶犯小过，亦当甘受国法。倘不自惩，而苟且存世，于外国亦为非法。况且我等之人，据说还有流配边远军州的定例。罪当更重。若自恃无愧于心，泰然处之，实虑后患无穷，或将身受重辱，也不得知。为防患未然，特告之我将先行离京。”遂将此举一一俱告左大臣。

在大臣既谈起往日清分，桐壶院及其对公子的无限护爱，不禁老泪纵横。源氏亦只得陪泪相对。惟有小公子无忧无虑，时而愤依外祖父，时而亲见父亲。此情此景，左大臣更为忧伤，叹道：“离世之人，我实难忘怀，至今尚有余悲。但倘此人犹在，睹视此等横逆，不知何等悲切！今舍命而去，克却诸多愁苦，于我倒还安心。只是此地尚幼，若长期绕于我等膝下，不能得亲父慈爱，例为痛彻之事。即便古人触犯刑律，亦不当身遭如此重责。爱婿这清白之冤，想必是前世造孽。此等狱罚，于国外亦有其例，然必有因可循。如今之事老夫不甚明白，理由何在，实在恼人！”

在座亦有三位中将；与公子轮番把盏，至夜阑方散。是夜公子留宿于此。旧日侍女威来伺候，共叙旧事。其间有一个名为中纳言君的，素日暗得公子宠幸，是日其不便直言，然内

心自是悲切。源氏公子见这番模样，心中亦暗暗怜悯。夜已入定，众人尽皆安身息静，惟有这中纳吉君，正与公子隐隐私语。留宿此处，恐怕意在此人吃。

天欲破晓，夜色尚浓，公子便准备启程。时值残月冷照，凄清萧索，院中樱花盛期已过，枝头残红点点，凄艳可怜。雾渐笼罩，迷迷蒙蒙，浑然相融。这景致美于秋夜。源氏倚靠屋角阑干，沉浸于美景之中。中纳言君许是亲来送别，打开边门，托坐门沿。只听得公子道：“以往未曾料到，世间竟有如此变故！想起昔日欢颜岁月，尽皆等闲度过，甚为可惜。此番别离，恐难再相会！”中纳言君缄默不答，惟有吞声饮泣。

老夫人特派小公子之乳母宰相君，向源氏公子传一言：“老身本欲亲临与公子晤谈，实因一时伤感，心绪纷乱，拟待心绪略定，再谋相见，岂知公子天色未晓便要匆匆出行，实在出乎意料。只可怜这孩子尚在梦境，可否待其醒来相送？”源氏公子闻之，泪盈满眶，遂吟道：

“远浦渔夫盐灶上，烟云更似鸟过山。”听来非为答诗。便对宰相君道：“天明登程相别离，并非伤心至此。今朝之断肠，承蒙老夫人谅解。”宰相君道：“别离二字，从何说起，且叫人闻之总觉愁苦。此番别离，实乃伤心之至！”说毕声泪俱下，悲痛欲绝。源氏公子便央告其传言于老夫人：“小婿亦自有难言之隐，本欲面禀于母亲大人，怎奈愤愤不平，难以言表。惟望见谅。幼儿正酣眠，吾不便见，倘令见之，定使我恋恋难舍。惟有硬起柔肠，于此告辞吧！”

源氏公子临出门时，众侍女皆来目送。是时月薄西山，明辉渐转。谁见月光下的公子，满面惆怅，神情甚为清美。即便虎狼见之，也会垂泪，况且这些侍女皆为自幼亲近之人，自不必说了。何况公子容貌优雅，实令人激动万分。老夫人如此作答：

“须磨烟云不近浦，疑是幽魂远相离！”哀思渐聚。源氏公子别后，满堂上下皆泣不成声。

源氏公子返回二条院私邸，但见殿内侍女群集四处，似乎在恭候公子回归。人人满面倦容，仿佛一夜未宿。尽皆叹惋家道中落，世事难料。平素亲近侍从，已全无踪迹，定是为欲随从公子，而与亲友惜别去了。平素交情不深者，亦或貌合神离之人，尽皆远避，惟恐得罪右大臣，日后留下把柄。昔日门庭若市，车水马龙；如今凄凉冷清、只影随行。是时源氏公子方悟世态炎凉，人情淡薄，感慨犹深。见尘埃覆盖，铺地欺席处处折叠，源氏公子不免想道：“如今我尚在家已这般荒凉，他日离后，不知何等破败啊！”

径入西殿，但见方窗未并，许是紫姬正眺窗凝望，深宵未眠。众侍女及女童皆在廊下小憩，见公子回来，纷纷起身迎接。侍从们值宿装束，来回穿梭。源氏见此，又不自觉感伤：“只恐若干时日后，这些人皆难耐寂寞，匆匆散去吧！”素来不曾介意，而今触目惊心。便对紫姬道：“昨夜辞行众人，误了时辰，故今晨迟归，想必你没有胡思乱想吧！入住京都期间，目是难舍难离。远行之际，挂念之事，实在众多，岂有闭门木出之理？想来世间，受人鄙薄，且遭唾弃，真是寒心。”紫姬仅答道：“除此之外，哪还有更大的横祸呢！”其悲伤之状，自与他人有别。只因其父兵部卿亲王向来与她疏离，自小便附依源氏，且其父近来甚俱权贵，久疏公子，此次尤应前来宽慰。旁人见之，定然讪笑，紫姬亦深以为耻。遂想道：“当时不使父亲知她下落，反倒落个干净。”

岂料紫姬之继母，兵部卿亲王的正室等人却传言：“此女正当红运，却忽逢横祸，足见其命贱。凡对她关怀之人，生母、外祖母、夫婿等，尽皆抛她而去。”蜚言传至其耳，着实感到心痛，自此便与娘家绝了消息。此后无依无靠，命运甚是寥落！

源氏公子循循宽慰道：“倘我离京后，朝中仍不赦免，多年流离，即便深居岩穴，定当遣众迎娶厮守。此刻携你同行，惟恐旁人指责。蒙罪在身，本不该见光明。再任性而行，罪孽必更为深重。此生我虽无过失，然遭如此不幸，定是前世恶行所致。且流刑携眷属，史无前例。此等旷世，命运多殒，尚恐祸殃枉加呢。”次日晨，于日上三竿之时，众人随行，离京而去。

且说帅皇子及三位中将③来访。源氏公子换毕衣衫，欲见时，却道：“今我乃无爵之人！”遂身着贵族素装，模样反倒俊雅。如今形貌稍减，却越发俊逸。欲整鬓发，靠近镜台，望见其中瘦影，亦觉清秀可怜，便道：“如今我甚是衰老矣！果真如镜中那般么？”紫姬泪眼源源，望望公子，愈加伤怀。只听得公子吟道：

“此身远戍须磨浦，留得镜影常伴君。”紫姬答曰：

“秀秀镜影若长在，菱花相视也慰心。”她喃喃自语，隐身于柱后，以掩泪迹。见她这般娇柔无助，公子心中无限怜爱，顿觉平生所见女子，无一人能与之相媲。

帅皇子安慰源氏公子一番，至日暮方去。

再说那花散里亦为源氏公子之事操心无限，常寄帛书慰问，此乃情理之中。源氏公子想：“事已至今，若不与其复见一面，她必恨我薄情。”遂定于当晚前去访晤。却又难舍紫姬，故至夜深才出门去。源氏公子深夜来访，使丽景殿女御欢喜得忘形，忙说道：“蒙大驾光临，实乃万幸，寒舍如今亦列入数中了！”其欣喜之情，自不待言。此姊妹二人，平日甚是清寒，亏得公子多年荫庇。眼下哪府已极为寥落，将来更是不堪设想。此时月光清幽，公子遥望院中景致，不禁陷入沉思。未来岩穴生涯是何种景况呢？教人好不惆怅！闲居西厢的花散里料公子行期渐近，定不会前来了，正暗自伤怀。岂料值此冷月怜爱人憔悴之际，忽然幽谷传鸣，锦衣飘香，源氏公子竟已悄然而入。她情不自禁屈膝前行，投于公子怀中。二人相拥而语，自是无限感伤，不觉天已微明。源氏公子叹道：“此夜何等短暂！这一别，能再相见否！昔日疏忽，闲度春岁，教我懊悔不及，而今我又成为世人闲谈话资，更是心如刀割！二人又忆诉些往昔岁月，至四下里雄鸡报晓。公子为惮人耳目，忙起身辞别。

时逢残月西坠，花散里昔日常将此拟为与公子作别情景，适才又见，甚是忧戚。月色静洒在花散里的深红衣衫上，恰如古歌所言：“袖下明月光，亦似带泪颜。”她便赋诗：

“孤陋衣袖暗月中，更断清光复相临。”源氏公子闻此哀怨之词，已是怜悯万分，惟有相劝，于是答道：

“夜月明暗皆有时，人间沉浮何必忧？遥瞻前景，渺茫难卜。斩却忧疑之泪，犹思绪黯然。”言毕，于晖光晨庵中挥袖而别。

源氏公子返回二条院，收拾行囊，邀召素来亲近且不畏权臣的忠仆，于府内上下一一布置，分管馆舍事务。并于其中挑选数人，同赴须磨。且所用器件，仅备寻常必需之物，亦不加修饰，务求俭朴。附带些必要的汉文典籍。装白香山文集的箱子及一素琴，皆并带附。其余奢华富丽的物件及服饰，一律省却。宛若一山野俗民。

府内持从人等及所有事务，一并托与紫姬调从。府库庄园、牧地及各处券契，仅由紫姬保管。此外众多企康及藏室，则由一向亲近的少纳言乳母率亲信家丁管理，另嘱托紫姬适时协调。公子房内所宠待女中务君、中将人等，昔日虽怨公子情薄，但亦可时时见面，尚以慰藉。自此失却倚托。再有何闲情？个个粉颈低垂，颓然不语。源氏便对众人道：“总有一天，我平安而返。惟愿等候的都供职于西殿吧！”命左右人等皆迁居西殿。源氏又据各人身份赐予物品，以作纪念。小公子的乳母及花散里，自另获精品。其余众人日常用度，亦皆安排周全。

源氏公子顾念不已，修书一封送与胧月夜。信中道：“近来芳音沉寂，原属情理之中，惟我行将别离，苦恨实是难喻。正是：

往日相思徒流泪，今却化作祸水源。这等子虚乌有之事，我却木可避舍。”深恐途中被人开启，故简短附言。

俄月夜看罢其信，已是悲恸不绝。虽强自忍耐，然双袖难掩滚滚热泪。嚤嚤咽咽夏道：

“身若水泡浮泪河，未及相逢已先消。”笔迹甚为散乱，却别有风趣。源氏公子为临别前不能再会此人一面，惋惜不已。但又自虑：那边与弘徽殿太后都是一派，痛恨自己的定然不少，这胧月夜想必亦存顾忌。于此只得打消再会之念。



明日便是行期。是夜，源氏公子向北山进发，前往拜别桐壶院之墓。其时东方欲晓，月朗星稀。拜墓尚早，遂先去参谒师陆藤壶皇后。皇后安排源氏公子在帘前坐下，隔帘与他交谈。两人心意相通，自是深情无限。皇后首先提及皇太子的未来，表示出深切的关怀。这皇后容貌秀美，丰姿仍旧。源氏公子往日受她冷遇，此时百感交集，欲对她略申怨恨之情，然今日旧事重提，定会是她伤心不已，自己亦愈发烦恼，便忍了怨情，只说道：“我行至此般地步，实因犯下一桩违心之事，甚感不安。我身不足情，惟望太子顺利即位，于愿足矣。”此乃至诚之言。

源氏公子一番恳切之谈，使得藤壶皇后一时心乱如麻，无言以对。一想及前后繁杂之事，公子便伤心至极，止不住掩面而泣，那神情凄艳无比，许久才收泪道：“而今我即将前往拜墓，不知母后有何吩咐？”藤壶皇后心中悲伤不已，一时不能应答，只强作镇定。吟道：

“生者相别死者离，徒然焚修治残生。”她心烦意乱，百感交集，只觉意犹未尽。源氏公子答道：

“初送死者伤未尽，今又生离愁恨憎。”晓月隐没后，源氏公子便前往谒陵。只有五、六位亲近的仆役随同；没有车驾，皆骑马前往。想昔日仪仗盛势，真是今不如昔，一落千丈。随从者皆愁眉苦脸。其中一兼藏人职的乃伊豫介之子、纪伊守之弟，曾任右近将监，是年本应加爵，却因资茂拔楔时曾作公子随从而被剥夺了官爵，很是失意，只得随公子远赴须磨。此刻于谒陵途中，望见贺茂神社下院，便忆起于投楔那日的盛况，顿时感慨万端，遂翻身下马，将源氏公子的马头拉住，吟道：

“葵花艳时同辇游，社神今日也是恨。”源氏公子亦有同感。想当初他是何等风流倜傥，出众超群阿！便觉莫名歉疚。于是跳下马来，膜拜神社，告别神明。并吟诗道：

“身虽远离浮名在，是非自有神明断。”这右近将监原来多愁善感，听罢此诗，亦觉正合心意，心想这公子委实可亲可爱。

源氏公子于皇陵前跪下，父是生前的种种情状一一浮现于眼前。想到这位至尊元上的明主，也已与世长辞，不复相见，亦不能再听到他的教诲了。公子心中无限思念与痛楚，千言万语涌上心头，止不住泪水长流。又忆起父皇临终前谆谆的遗言，实在是深谋远虑啊！墓道上杂草丛生。公子起身，踏草前行，也顾不得晚露沾衣了。其时乌云遮月，阴冷凄凉，树影婆婆。公子欲离墓辞别，却迷失了方向，只得退回，稽首再拜。但觉父皇面容，清晰可见，不禁毛骨悚然。遂吟诗道：

“皇灵芝知应同悲，明月解人已入云。”返回二条院，天已大亮，公子随即又写信与皇太子道别。此时王命妇正在宫中代替藤壶皇后看护太子，源氏公子便将信转交与她。信中说：“离京在即，不能再访，还望体谅。惜离伤别，见此便知，善为致意。”正是：

“维隐只因时运尽，春来花发返都无？”此信附系一枝已凋零了的樱花上。王命妇遂将信送与皇太子，并对他说明信中情由。皇太子年事尚幼，亦觉此事郑重，便认真阅读。王命妇问道：“办何回信呢？”皇太子答道：“对他道：‘一刻不见，便觉思念无限。此次远别，如何熬煎？’”王命妇想：“这答词未免太简便了。”顿觉这孩子好生可怜。又忆起源氏公子与藤壶皇后荒唐的恋情及诸多伤心之事。心想：“此二人本可安然度日，只因作茧自缚，以致苦不堪言。然而我也脱不了干系，当初怎么充当了牵线的角色？细想起来，追悔莫及啊！便在复信上说道：“拜读来书，甚觉无言达意。已将尊意启奏太子。其伤心之状。难以言喻。...”此信许是心情恼乱所致，有些不着边际。又附一诗：

“匆匆花事开又谢，明春愿君返京华。一遇时机，必心想事成。”之后又向宫人谈及公子的情状，满堂皆泣不成声。

凡与源氏公子有一面之交的人，见其今日郁郁寡欢，无不扼腕叹息；至于平日朝夕伺候之人就更不必言了。甚至连公子素不相识的做粗活的老婆子和洗刷马桶的仆役，也因一向深蒙公子思顾而依依不舍，为不能再见他而悲哀。满廷百官，皆关注此事。公子自七岁起就

与父皇朝夕相处，奏请之事，无不准允。故此百富多蒙公子思德，无不心存感激。公卿、弃官等虽身分高贵，然仰仗公子之力者亦为数不少。其余各等官员，更是数不胜数。当中也有些人，并非不知思德，怎奈眼下权臣专横，不得已而心存顾忌，不敢亲近公子。总之，与公子有关联之人，皆为他的离去深深痛惜。他们私下议论有司之偏执，但转而一想：舍身前去慰问，于源氏公子有可移益？遂佯装不知。源氏公子正当失意，便感人情淡薄，世态炎凉，心中愈发哀伤。

临行之日，公子与紫姬平静谈心至日暮，按例于子夜启程。公子身着布衣便服，行装甚是简陋。对紫姬道：“明月升空，我该出发了。你且走出门目送吧。今此一别，定会堆积千言万语，无以倾述。以往偶尔小别一二日，亦觉郁仰不堪呢！”便卷起帘子，劝其到廊下。此时紫姬伤心不已，只得强忍眼泪，膝行而前，依着公子坐下。月光之下，更显得丰姿绰约。源氏公子想：“躺我就此长辞，将她一人丢在这无常之世，不知其境渡将何等苦楚啊！”更觉难舍难分。但见紫姬已悲痛难禁，若再言此话，定然使她愈加伤心，便故作泰然自若，吟道：

“身心若怀终身警，此番生离何足论。分离不会太长。紫姬答道：

“痴心欲舍妾身命，应得行人片刻留。”源氏公子见她如此痴心重情，久久不忍离去。但恐天明后人多目杂，行动不便，终于硬着心肠启程。

赴江途中，紫姬的形貌始终不散，令公子惆怅不已。暮春昼渐增长，加之顺风而下，申时许使抵达须磨浦。旅程虽不长，只因素无经验，颇有新奇之感，便觉悲喜交加。途中经过一地，名曰大江殿，荒凉异常，只剩几株松树。源氏公子即是赋诗：

“屈原忠名垂千古，今朝别客叹渺茫。”海边波浪迭荡，源氏公子触景生情，遂吟唱古歌：“行行渐觉离愁重，却羨波臣去复回。”此歌原本家喻户晓，但于此情此景，却颇为相宜。诸随从听了无不动容。再回首，但见云雾朦胧，群山隐约可见，恰如白居易诗中所言。而自己正是“三千里外远行人”了。及此，眼泪便如浆水般渗出。源氏公子又吟诗道：“遥遥故乡云山隔，仰望也应共此天。”即景伤怀，好不辛酸。

此次源氏公子在须磨的住处，与从前流放于此而吟“寂寞度残生”的行平中纳言的住处相距甚近。海岸稍远处，是幽静而荒凉的山地。自墙垣及种种房屋设施，均别具一格，与京中偶然相异。那茅草屋及芦苇亭，别致雅趣，与四周环境浑然相融。源氏公子想道：“此地与京中有着天壤之别，倘不是流放来此，倒另有情调呢！”于是忆起昔日的种种浪漫行径。

源氏公子召来附近领地里的吏目，命其建造住所。并将同来的良清视作亲近家臣，负责实施公子意旨而指挥吏目。如此这般，令公子感慨万分。不久，房屋便拔地而起。又命加深池水，增栽庭水，心便渐渐平静下来，但亦如在梦中一般。这摄津国的国守，以前是公子亲信的从臣。此人不忘旧情，不时暗中加以照顾。这住处便日日人来人往，热闹起来。但终不似以前有情意契合的知音，仍觉远离他乡，心情亦郁结难解。岁月无情，前途未卜。安定旅居，已逢梅雨时节。往事纷至沓来，又思念京中亲人：“紫姬必愁苦不堪；太子近况如何；小公子夕雾照旧无忧无虑，嫁戏度回吧？”此外心中挂念之人还很多，便一一写信，派人送往京都。其中给二条院紫姬及师姑藤壶皇后写信时，常因泪眼模糊而一度搁笔。与藤壶皇后的信中，附有一诗：

“无限愁容迁须磨，松岛渔女意如何。愁叹不已，而今瞻前顾后，一片黑暗，正是‘忆君别泪如潮涌，将比汀边水位高！’”

给尚侍俄月夜的信，仍由中纳吉君转变，便寄给这侍女。其中写道：“追忆往事如烟，聊以慰藉。试问：

无所顾虑思重叙，柔情聊君怀我无？”此外种种话语，读者自可想象。亦送信给左大臣及乳母宰相君，托付他们好好照顾小公子。

京中请人收到源氏公子的信，大多难以抑制悲伤。二条院的紫姬读罢信，立时软在床上，悲不自胜。众侍女见此情景，也都愁眉紧锁，莫能劝慰。再见到公子昔日惯用的器物，常弹的琴箏，闻到公子留下来的衣服上的香气，股俄中便觉公子已仙逝。惟少纳言乳母怕有不祥之兆，请北山僧都举行法事，祈愿平安大吉。那谱都向佛祝愿两桩：其一，愿公子早日安返京都；其二，愿紫姬消却愁苦，早日康复。紫姬愁苦期间，谱都勤修佛事。

紫姬为源氏公子置办衣物时，那常礼服和裙子，皆为无纹硬绸，甚是怪异，令人见了悲叹。公子临别吟唱“镜影随君永不离”时的形貌，始终不能消失。然而这犹如镜中花，水中月，只得空自嗟叹。往日公子出入的门户、常倚的罗汉松木柱，而今睹物思人，胸中甚是愁闷。纵是阅世历深的老人，于此情此景也难免悲伤。况紫姬自小受公子抚养，视若父母，与公子亲近无比。此番匆匆离别，自是耽于深深思念之中。倘使公子仙逝，则知事已至此，岁月流逝，自会渐渐遗忘。但如今并非永别，而是流放他乡，归期无定，不免令人牵肠挂肚，忧愤懑怀。

师姑藤壶皇后时刻挂念是太子前程，自是满腹忧伤。且与源氏公子有宿线，对此哪能无动于衷？数年来，只因深恐蜚短流长，所以行事步步小心。若将隐私略微泄露，定遭世人诽谤，故只得将情爱按捺于心。但凡公子求爱，大都作装不知，不以为然。所以爱管闲事之人，于此事，却终无话可说。今细细想来，能太平无事，半是因公子不敢轻举妄动，半是由于皇后为避人耳目，极力掩饰。如今危险已无，但旧情难忘，难免流泪。于是她的回信，写得亦较以前稍微详细，其中有如此言语：“近日只是：居身菩提。犹恨，经年红泪染袈裟。”

尚侍俄月夜在回信中道：

“世上众目堪难防，心中间煞愁难解。此时可想而知，恕不详述。”聊聊数语，写于一张小纸上，夹在中纳言君的回信中。中纳言君的回信则极尽尚侍忧伤之状，凄楚动人。源氏公子读罢，顿觉眼眶湿润。

源氏公子给紫姬的信极为周详，所以她的复信中也有许多伤心之言。其中有一首诗：

“海潮侵客袖，居人泪沾襟。若将襟比袖，谁重复谁轻？”

紫姬所送的衣服，色彩与式样都极为雅观，甚合公子心意。源氏公子想：“不知她心灵手巧，遇事不俗，又这般雅丽，真乃意中人也！若无此变，如今我正好摒弃尘世杂念，断绝牵累，与她安闲度日。”可眼下境遇，让他又不胜四惋。紫姬的容颜时时闪现于眼前，昼夜不曾消失。相思深处，决计暗中迎她来此。转念一想：生不逢时，举世混浊，前生罪孽未除，岂可胡思乱想？便不再他顾，即刻斋戒沐浴，日日勤修佛事。

左大臣在回信中言及小公子夕雾近况，甚是可怜。但源氏公子以为小公子有外祖父母照抄，且将来自有见面之日，对小公子并不十分牵挂。想来他思妻之念定比爱子之心更为烦恼吧！

且说那六条妃子，于伊势斋宫处。源氏公子也曾命人送信前去，她亦特地遣使送书来，措词委婉，笔致优雅，自与众不同。其中道：“足下居所，似非人世间。吾等闻此消息，恍若身于梦幻。细细思量，总不致长年客游木思京都吧！然前世罪孽深重，恐相约之期，已遥遥无尽！

寂寂须磨流放客，怜怜伊势隐居人。如此万般浑浊的世间，将来如何了结啊！”另有千般话语，别具一诗云：

“君有佳期重返里，我无生趣永飘零。”

六条妃子素多感悟，回信自是合情达意，春意秋思绵绵，尽传淑女情怀。才华甚超常！源氏公子思忖：“此人本来可爱，我不该为那生灵崇人之事怨怪她。如今万念俱灰，飘然而去。”至今忆及，惟觉愧意连连。以致收到她的来信，也觉得这使者甚为可爱，刻意款留两三天，听他讲讲伊势情形。此为荒凉旅邻，自可许这使者近身面稟。他年轻而聪明伶俐，见得公子仪容，心中惊叹不已，竟致感激涕零。源氏公子与六条妃子的回信，言词目

不一般。其中一节道：“孤寂无趣时，常想念心切，先前若知我有流放厄运，定随你同去伊势。惟愿：

去罢伊势别离忧，浪中小舟度此生。只畏：

今生难诀愁和泪，又望须磨浦上云。相见之期，渺茫难料。想来，好不叫人愁闷啊！”如此之类，源氏公子对往日情人，无不殷勤备至。

那花散里收得公子来信，亦甚悲伤。写了长信回复，并附上丽景殿女御的信，源氏公子看过，兴致难抑，甚为珍惜。他多次阅读此信，尚觉可慰孤寂，却又另增别恨。花散里附诗道：

“愁见满阶皆蔓草，忽又涌泪袖未干。”源氏公子读罢，想象她那评内蔓草丛生之状。无人照顾的生活一定凄苦不堪吧！信中又适：“梅雨淫淫，处处墙倒垣倾。”便命府中家臣，派领地内人丁前去修补。

再说那尚待俄月夜，因与源氏公子私情泄露，传为笑柄，羞愤难当，已颓丧不堪。右大臣素来疼爱此女，便屡屡向弘徽殿太后说情，又奏请朱雀帝。朱雀帝认为她并非有身分的女御及更衣，仅为朝中女官，便饶恕了她。这尚待苦恋源氏公子，闯下滔天大祸。幸而获赦，依旧入宫侍奉。但她依然痴心倾慕这多情郎。

俄月夜于七月里返宫。朱雀帝向来宠幸她，便不顾外人讥议，依然留她在侧伺候。不时向她诉怨申恨，且订立海誓山盟。其姿容仪态，极为雍容柔美。可俄月夜一心念及源氏公子。甚觉有愧于朱雀帝。时逢一日，宫中举行管弦乐会，朱雀帝对她道：“源氏公子木在，颇感美中不足。况且比我思念更深的人，何其多呢！觉得世间万物，尽都黯然失色了。”之后垂泪叹道：“我终究违背了父皇遗命！罪不可赦！”俄月夜也淌下泪来。朱雀帝又道：“我虽生于人世；但丝毫不趣，更不求长生。若我即刻死了，你如何想？倘你以为我的死尚不及领磨那人的生离可悲，那我的灵魂也要不安的。古歌道：‘相思至死有何益，生前欢娱胜黄金。’此为不解来世因缘的浅薄之见吧！”他深感世事沧桑，但语态却格外温存。俄月夜更不胜悲，泪流满面。朱雀帝便道：“如此，你在为谁流泪呢？”

稍后，他又道：“至今你不曾为我生个皇子，实是憾事！本想遵循父皇遗命让位于皇太子，可其间阻碍甚多，教人好不烦恼！都因当时权臣当朝。朱雀帝年纪尚轻，性情柔弱，故不能随意行令，痛苦之事极多。

且说须磨浦上，秋风萧瑟。源氏公子居处虽远离海岸，但行平中纳言所谓“越关来”的“须磨浦风”吹来的波涛声，夜夜鸣响耳边，凄凉至。此地独有秋色。源氏公子身边人少，且皆已入睡，推公子一人难眠。他将头从枕上抬起，闻得四面秋风猛厉，涛声渐高，如在枕边。泪又悄然涌出，浸润了枕头。他便起身，弹了一会琴。那琴声自己听了亦凄楚无比。便停下来，吟道：

“离人泣声入涛声，哀声疑人故国来。”哀思凄怨之声，惊醒了随从诸人，皆深为感动！不知不觉坐起身来，悄悄抹泪。源氏公子听了，心想：“他们皆因我一人而离却朝夕相亲的骨肉，颠沛至此，受这般苦楚！不知做何想法？”甚觉歉疚。心想今后若长此愁叹，他们看了，必定更为伤怀。于是强振精神，昼间与他们谈笑风声，以排遣尘世烦忧。寂寥无趣时，且将各色彩纸粘合起来，作戏笔书法。又于珍贵的中国绢上漫笔描画，妙趣横生，贴在屏风上。身居京都时，只是遥想别人描述高山大海的雄姿。而今亲眼目睹，顿觉这真真切切的山水之美，远无法想象，便作了些优秀的图画。随从人等看了皆道：“应召请有名画家千枝与常则来替这些画着色才好。”众人颇觉美中不足，有些遗憾。源氏公子是个可亲可敬之人，侍从们认为亲近他便可摆脱尘世烦忧。因此常有四五个随从与公子形影不离，以此为一大乐事。

一日，庭中花木正艳，暮色清幽。源氏公子走到望海回廊上，凭栏闲眺四周景致，其神态飘逸液酒。许是环境沉寂之故，令人几疑身处仙境。公子身着柔软的白绸衬衫，罩淡紫面、蓝里子的衬袍，外穿深紫色的寻常和服，松松系着带子，打扮甚是随意不拘。念

着“释迦牟尼佛弟子某某”诵经声，体态优美异常。其时海上传来渔人说唱及划小船的声音。远远望去，那些小船犹如飘浮于海面的小鸟，颇觉苍寂。天空，一行寒雁凄凄哀鸣而去，哀音与桨声融为一体，无法分辨。公子身临其是，不禁念道：“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。”举手拭泪，玉腕与黑檀念珠交相映衬，格外高贵雅丽。思慕故乡恋人的随从见了他这等姿色，皆以之聊怀。源氏公子即景赋诗：

“早雁傍容声哀怨，疑是伊人遣使来。”良清接着吟道：

“征鸿非是昔日友，缘何闻声忆旧时？”民部大辅惟光也吟道：

“从来不管长征雁，今忽闻声却自伤。”前述的右近将监也吟道：

“征雁长离乡与井，幸得同群慰孤情。”我等倘离群，定将孤寂不堪了。”惟光之父伊豫守已迁任常陆介。他未随父同往，却随源氏公子来此。心中虽有挂虑，却佯装无事。殷勤侍候公子，惟恐不周。

时值明月当空，万物按银。源氏公子方记起今晚乃月圆之夜，更觉层层旧事袭上心头。遥想那清凉殿上，众人饮酒欢娱，不胜艳羨；南宫北郎，定有无数寂寞人，望月长叹。凝想京都情状，继而朗吟：“银台金闭夕沉沉，独宿相思在翰林。三五夜中新月色，二千里外放人心。清宫东面烟波冷，浴殿西头钟漏深。犹恐清光不同见，江陵卑湿足秋阴。”，闻者无不泪涕涟涟。又讽诵先前藤壶皇后所赠之诗：“重重夜雾遮明月...”蹙眉长叹，相思不胜。往事历历，不禁嘤嘤凄哭。诗人劝道：“夜深了，望公子安息吧！”但公子仍滞留月下清辉中，吟道：

“神京归期造隔远，清辉同仰亦慰情。”回想那夜朱雀宫中，与帝叙！日之时，其容貌与桐壶上皇，竟酷似莫辨。思慕之余，又吟诵：“去年今夜待清凉，秋思诗篇独断肠。恩赐御衣分在此，捧持每日拜余香。”方才入室就寝。昔日蒙赐的御衣，一直放在座旁，不曾离身。又吟诗道：

“世间命究不恨人，前尘回首泪湿襟。”

却说太宰大或出守筑紫，任期已满，正值返京。随行人马甚众。且女儿极多，不便陆行，因此自夫人以下，女眷一率乘船。一路觅迹览胜，好不自在。须磨风景独好，众人向往已久。这回到得须磨浦，闻知多情郎源氏公子正滴居于此。那些芳龄女子，正值情窦炽盛，早就恋慕源氏公子才情俊貌，此刻虽笼闭舟中，却已是红晕满颊，担保万状。尤其那位五节小姐，曾与公子有线，见纤夫无情地拉过须磨浦边，不胜惋惜生恨。闻得琴声远远飘来，哀哀怨怨，与那弹者直教有心人泪涌不息。

太宰大或遣使问候源氏公子：“下官出守外省，期满返京，本拟先趋谒贵府，仰蒙指教。岂料公子竟栖隐于此，今日途经尊寓，惟感惶惶，心甚唱叹。急欲躬身请安，然京中故友至亲，皆迎候于此。人众目杂，且应酬甚多，交际烦扰，深恐不便。故尔先派愚子前来，他日当再亲自奉谒。”使者乃大宽之子筑前守。此人先前蒙源氏公子推荐，遂为藏人，因此对公子有感恩之心。今见公子落难此地，不胜伤楚，更为激愤。然此刻人多不便，未及详叙，只得匆匆辞归。临别时源氏公子对他道：“自滴居此地以来，昔日亲友，尽皆弃我。难得你特来看我。”对太宰大式也如此作答。

筑前守洒泪告辞，归去禀复父亲，公子近况不胜凄凉。太宰大式及来此迎候的诸人听罢，皆甚惋惜，禁不住齐声痛哭。那五节小姐千方百计，派人送去一信：

“琴扰心若船停纤，进退两难君可知？冒昧之处，务请谅解！”源氏公子看罢，脸上顿生笑意，那神态俊丽可爱。遂回信道：

“心若意似船停纤，应泊须磨浦上波！我这‘远浦渔樵’的遭际，当初确未料知啊！”昔日营公路遇此地，亦曾赋诗相赠驿长。驿长尚伤别这般，况五节小姐，乃多情女了，竟想独留须磨哩！

再说京中，源氏公子去后若干时日，自朱雀帝以下，挂念者甚众。特别是皇太子，更是思之切切，常悄然抹泪。乳母见之，甚为怜惜。王命妇因详知内情，更是悲伤。一向操心皇

太子前程的师姑藤壶皇后，亦愈发郁闷愁叹，惶恐木安。诸童子及一向亲近公子的众公卿，最初尚频频寄信于须磨，偶尔还附上极其动人的诗文相互诉怀。然因弘徽殿太后一向不满公子，且公子又以诗文闻世，当下斥骂道：“朝廷罪人，不得擅自行动，即便饮食之事亦不例外。如今这源氏竟在流放地造起风雅宅邪，作诗讥谤朝政。居然还有人附和他，跟着‘赵高指席为马’。”一时恶言纷纷，诸皇子听了，甚为惊惧，此后再不敢致书问候源氏公子了。

岁月逝如流水。二条院紫姬自源氏公子去后，竟无片刻释念。而东殿里侍女皆已转到西殿来侍奉紫姬。这些侍女乍到时，并未发觉紫姬夫人的好处，皆想告退。日子久了，逐渐熟悉起来，才觉夫人不仅容貌姣好，且和蔼可亲，待人接物，周到诚恳，便都打消了告退念头。紫姬偶尔也和那些身份较高的侍女亲切谈心。她们私下里想：“这位夫人能在请人中倍受宠爱，也不无道理。”

话说源氏公子滴居须磨，思恋紫姬之心与日俱增，不堪忍耐，极想接她于此共度安闲岁月。然念及目前潦倒际遇，怎可再让这心爱人儿同受苦难？思量几番，忍痛打消了思念。这荒天野老，诸事与京迥异。源氏公子甚不习惯平民生活，颇感当前境遇怨屈。

公子寓所后山中，常有人烧柴，因而时有烟雾涂绕室内。公子竟以为是渔夫烧盐，甚觉纳闷，便吟诗道：

“但愿京都诸好友，不绝佳音似柴烟。”

不觉已是大雪纷飞的冬季。源氏公子仰望长空，帐茫间，胸怀无限苍凉凄楚。于是取出琴来，命良清伴歌，惟光吹笛合奏。至得心应手时，更哀怨深切，竟致弦凝声歇，众皆抬手拭泪。源氏公子忽记起古昔远嫁胡国的王昭君，料想若此女为自身红颜知己，将是何等伤悲！忽转念，倘若自己心爱之人被放逐异国，又将是何等结局呢？想到此处，仿佛真有其事，心中不胜凄凉。随口吟道：“边风吹断秋心绪，陇水流添夜泪行。胡角一声霜后梦，汉宫万里月前肠。”

此刻明月皎皎，旅舍清晰可见，清辉遍洒室中。虽身处斗室，却可饱览深秋夜色，可谓“终宵床底见青天”也。月渐西沉，无限冰寒。源氏公子不禁自吟管公“只是西行不左迁”之句。心中悲凉，又独自吟道：

“飘泊此身前途迷，月明羞见独向西。”这一夜依旧彻夜难眠。东方欲晓，但闻百鸟齐鸣，和谐悦耳。便又赋诗道：

“齐鸣晓鸟暖人世，愁人无寐离情凄。”是时随从诸人尚在梦中。源氏公子躺着独自咏诵。天色未明，即起床净身，念佛诵经。随从人等醒后见了，想见公子先前何曾如此严为整饬，更深觉公子敬爱，不忍舍之而去，即便片刻也不愿。

明三浦，离须磨只箭之遥。良清位于须磨，明石道人住于明石浦。因其女极为可爱，他便去信相求，不见女儿回信，倒得父亲一信：“有事相商，劳驾来舍一叙。”良清暗自思忖：“女拒父邀，若空手而返，岂不丢尽颜面。”心里怨怪，不再理会。

这明石道人孤高自傲，堪称当世无二。照播磨习俗，惟国守一族最为高贵，世人皆敬仰之。但明石道人生性怪僻，在他眼中，国守与常人并无二样。故良清虽为前任国守之子，明石道人拒绝他也不足为怪了。且说明石道人求婚数年，仍杳无踪迹，心中不免着急。此间闻知源氏公子滴居须磨，一阵窃喜，遂对夫人道：“源氏光华公子，才貌兼俱，乃桐壶更衣所生。因冲犯朝廷，业已迁居须磨。我想招他为婿，女儿若有一皆身份不被流放须，他岂肯屈有主张，快为自信，将屋子装扮得雍容华贵，一心一意筹备女儿的婚事。

去人再次劝道：“何必如此呢？就算他央明便大，又儿们渐丈嫁个流放之人，岂不太委屈了？倘若公子有心爱她，尚可考虑。可事实上根本不可能。”明石道人听毕极为恼

火：“在中国，在我国，滴成之事，并非稀有，但凡遇异杰出之人，滴成类事，在所难免。你道公子何许人？我已故叔父按察大纲言便是他已故母后桐壶妃子之父。这妃子貌美

倾城，集后宫佳丽于一身，倍受铜壶帝宠幸。因而众芳皆妒，以致忧恼成疾，不幸短命。能留下这英才公子，亦为万幸。我虽非京中人，但同公子有这般因缘，量他必定应允。”再说这位乡下姑娘，虽非大家闺秀，却亦典雅端庄，灵秀非凡，气度不俗。惟因出身低贱，常黯然伤怀：“王公将相之子，不肯俯就于我；身份相当的，我又决不肯嫁。若一日双亲先我而去，我将如何呢？唉，只有出家为尼，或者投海自尽了。”明石道人观她为命根。每年两度带她去向往吉明神参拜。女儿也私下祈祷，希求明神赐福。

春风又绿须磨浦，寓居却荒寞寂寂。去年种的小樱花树也隐隐约约开花了。每当春光明媚之日，诸种京华旧事，引得源氏公子黯然神伤。二月二十过去了。恍惚间离京已有一年。去年惜别场景，此刻跃然眼前，好不伤悲！南殿樱花，开得正盛吧？当年花宴上，桐壶院的音容笑貌，朱雀帝的清丽雅秀之姿，以及自己和诗吟诵之情状，无不历历在目。睹今追昔，不禁吟道：

“何日不思春殿乐，插花时节应重来。”

正值百般孤寂，万般无聊时，左大臣家三位中将来访。这中将来已升任宰相，人品甚为世人敬重。但亦时觉世态炎凉，遇事便忆起源氏公子种种好处来。于是冒着获罪的危险，毅然造访须磨。二人久别重逢，犹劫后逢生，百感交集。恰是“悲喜同心，泪流两不允”宰相观公子居所，清幽明静，真是“石阶柱竹编墙”，虽极其简朴，却颇具中国风味。源氏公子身着淡红透黄褂衣，上罩深蓝色便服及裙子，如同乡间野民，模样很是寒怆。然细下一看，却极为清雅，别具风度。日常器具电毫不精致。居室浅陋，由外望去，一目了然。棋盘、双六盘、弹棋盘，皆为乡野粗货。看到念珠等供佛之具，想见他日常勤修佛法。饮食尽是田家风味，颇有逸趣。

渔夫外出归来，送些贝类与公子住膳。公子与宰相便召唤他进来，询问生活情状。这渔夫便向二人申诉长年海边生活的种种苦状。虽然言词凌乱，声音嘶哑，但为生计奔波这一点，却深有同感。故公子与宰相听了，倍觉可怜，遂送些衣物与这渔夫。渔夫得到赐物，不胜感激。

马厩就在附近，一形似谷仓的小屋即是马料房。宰相看了亦觉稀罕。看到喂马，想起了催马乐《飞鸟井》，两人不约而同吟唱起来。之后共叙别后岁月，谈到动情处，或悲怆下泪，或开怀畅笑。闻得小公子夕雾顽劣嬉戏，及左大臣日夜操心外孙等事，源氏公子伤痛万分。凡此诸事，难于尽述。

是夜二人吟诗作赋，唱和应答，通宵达旦。然宰相终究怕此行泄露，急欲返京。来去匆匆，徒增无限伤痛。源氏公子便吩咐取酒饯别。真所谓：“往事渺茫都似梦，旧游零落半归泉。醉悲洒泪春杯里，吟苦支颐晓烛前。”左右莫不感之溅泪。亦各自与熟人道别。时逢几行南征雁，掀开黎明。公子触景伤怀，便赋诗道：

“何时化作南归雁，京都诸友重相见。”宰相也惊心恨别，赋诗唱和：

“辞别仙演情未了，花都途速皆此径。”宰相带来的京中土产，颇富意趣。源氏公子甚为感动，便以一匹黑驹回赠，告道：“罪人赠物，恐有不吉，本不欲敬奉。然‘胡马依北风’而嘶，此物亦知怀恋故土啊！”这是一匹稀世宝马，宰相极为珍贵，忙将随身所携祖传名笛赠与公子，以作“临别纪念”。因恐他人谣言，二人只得就此分手。

日渐升高，离愁别恨，俱上心头。宰相频频回首，心乱如麻：“此去何日再见？感道就此长另收。”公子伫目凝望，忍痛答道：

“鹤上九霄回首看！我身明净似春阳。蒙罪搞成，虽是怨屈，然身已玷污，就算古之圣贤也难照旧与人为伍。我是何人，岂敢再度痴心京华梦？”宰相答道：

“孤鹤翔空云路吉，追寻旧侣唳声哀。”宰相去后，源氏公子木胜孤寂悲凉，日夜蹙额锁眉，郁郁消沉。

三月初一恰为巳日。其中有晚事之人劝道：“今日是上巳，公子身蒙祸难，不妨前往修楔。”源氏公子遵劝去海边修楔。请几个路过的阴阳师来，叫他们举行拔楔。阴阳师将一

大草人放进一只纸船，送入海中，让它随波飘逝。源氏公子见了，顿觉自己正如这单人，便吟诗道：

“我似白灵浮大海，身世浮沉命堪悲。”天光云影下，公子赋诗吟诵之姿容仪态，颇具韵味。是时风和日丽，水波不兴，海天茫茫。京华旧事，如今境遇，及渺渺未来，次第攒积于胸，不禁自语：

“我罪本是莫须有，天地神明应解怜。”

投楔尚未结束，忽然风云突变，天地黯然。一时电闪雷鸣，地动山摇。众人皆惊惶失措，欲逃回去，却来不及取斗笠。立时足不履地，狂奔返邪，费尽九力才逃回旅础。尚惊魂未定，道：“如此暴风雨，未曾见过。以前亦曾起风，但总有预兆。如今突如其来，实在怪异！”雷声仍轰响不止，雨点落地声沉，力可穿石。众人惊恐不安，叹道：“照此下去，世界要毁灭了！”唯源氏公子沉着冷静地坐着诵经。

薄着时分，雷电稍息，惟风至夜肆虐横行。夜深，雷雨皆停。许是勤心诵经修佛之功吧！众人相互告道：“倘这雷雨肆行不止，我等定被浪涛卷去！此乃海啸，能在瞬息间害人。先前传闻，未敢相信，至个目睹，真是骇人！”

黎明前夕，众人方渐渐酣眠，公子亦稍息入寐。忽见一陌生面孔，撞进屋内，怒气冲冲道：“适才大王召唤，为何不到？”便四下里找寻源氏公子。公子惊醒，暗自思忖：“早闻海龙王最喜俊美之人，想必相中我了。”心中不胜恐惧，急欲返去。